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九

書張璁傳後

張璁以議禮驟貴。怙寵恣睢。叨復猜忌。屢興大獄。世宗之罪人也。然所有可取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期。何為降其父母期。天之生人。使之一本。不可以二考也。是故世宗考興獻。則必伯孝宗矣。考興獻而伯孝宗。孝宗之尊親如故也。慈壽太后之尊親如故也。不以稱伯而有損。亦不以稱考而有加也。若考孝宗。則叔興獻矣。為人子而以父為叔可乎。繼世之君臣其諸父。天子之貴。不以屬通。以所生為伯叔。是為天子而臣其父矣。若特加殊尊為帝后。則未聞有姪為天子。而帝后其叔父叔母者也。當日禮官屈於璁桂之論。乃議加稱為本生皇考。夫謂之本生者對所後而言也。所後者不可不為之後。世宗可不為孝宗後。徒以入承大統。強立父子之名。外其父母。以為本生。是亦不可已矣乎。且所貴乎為後者。重祀事也。天子祀四廟。皆繼統之先君。不必親祖親父也。親祖父而不為天子。不得附太廟。漢宣之四廟。文景武昭也。而悼考不與焉。光武之四廟。元成哀平也。而南頓君不與焉。孝宗假不立嗣。固無失四親之饗。興獻既不附廟。自無干正統之嫌。何所取而必以孝宗為考。又何所禁而必不以興獻為父乎。廷臣議以益王子崇仁主獻王祀。他日仍以皇

次子後興國。改崇仁為親藩。是世宗舍其父而父孝廟。又使崇仁舍其父而父興獻。他日復奪崇仁。而以皇子為祖後。父子大倫。展轉更置。此何禮也。或云。天子以宗社為重。不得顧其私親是已。然所謂宗社為重者。重繼統也。統不絶。則宗社無恙矣。繼嗣何關重輕乎。宋司馬光韓琦以仁宗無子。請擇宗室子。豫建於青宮。蓋將付以大統。必早定父子之名。以慰臣民之心。是宋人以繼嗣者繼統。嗣子之建。為付託計也。明臣乃欲以繼統者繼嗣。將謂大統之付。特為故君嗣續計乎。試問遺詔迎立世宗。為祖宗統緒乎。抑以天下為孝宗易嗣子乎。世宗之入繼。繼大統乎。抑以其身為孝宗嗣。而易天下於武宗乎。從繼統而言。謂父母為私親可也。從繼嗣而言。所生之至性。豈勢位所得而奪乎。天下有死而無嗣之人。未有生而無父之人。羣臣不忍孝宗之無嗣。何忍世宗之無父乎。世宗之繼統。繼武宗也。武宗無子。而以世宗後孝宗。即此可知繼統之非繼嗣矣。幸而世宗為孝宗猶子。假令憲宗之子入繼。亦將以為孝宗後乎。舜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是亦繼統也。使舜以堯為父。而委瞽瞍之祀於象。吾知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矣。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當日國人有為衛輒者。亦持宗社為重之說。而聖人言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以此折衷大禮。可息盈廷之議矣。至禮經大宗為後之文。為大夫士言之也。士大夫之尊不得加於諸

父。故無嫌也。必大宗而為之後者。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亦歷世相承之宗也。不幸而宗子無嗣。必以同宗之支子繼之。若兄終弟及。則與五世而遷之小宗無以異矣。此所以為大宗後者。為之子也。豈所論於繼統之天子乎。大君者。天地之宗子。非族人所得而私。烏有所謂大宗小宗乎。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周公別子也。繼別者伯禽也。姬姓世世以魯為大宗。非以周天子為大宗也。今以大宗為後之文。為天子繼統之禮。宜乎諸臣之嘵嘵不已矣。至世室之號。世宗自謂皇考亦當数遷。且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大廟。自豐坊倡為明堂之說。嚴嵩和之。乃至稱宗配帝。大亂常經。使後人追咎璁桂之濫觴。是則豐坊嚴嵩者。又璁桂之罪人也。

書賀烈女傳後

賀烈女山西崞縣人。未嫁夫亡。奔喪守志。越三月。偕其婢安氏投繯以歿。賀氏兄生員某。走京師乞言為表章。予傷二氏之死。又追念吾女之守義而卒與賀等。於是欲筆而書曰。人情所最若而甘之若飴。百折不可奪者。莫如女子許聘。夫亡守志而繼之以死。功令年未三十而寡。迄五十得旌其門。獨室女未婚守節。及以身殉者例勿旌。說者遂謂此說僻之行。顯悖乎禮教。至比之異端邪說之為世道害也。謬哉。夫所云悖乎禮教者。吾聞其說矣。曾子問云。三月廟見。稱來婦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則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婦葬於女氏之黨。夫婚三月矣。徒以未廟見而不成婦。死而葬於女氏之黨。則未嫁者之不爲夫婦可知矣。又周禮媒氏所禁。禁遷葬與嫁殤。云遷葬謂成人鰥寡者。嫁殤謂嫁殤死者。不言娶可知也。然則未婚守節。固周公制禮之所禁歟。爲此說者。讀書泥於文辭。而不求其理之安者也。吾得而辯之。昏禮之最可疑。無如三月廟見。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陳鍼子曰。先配後祖。是不爲夫婦。夫先祖而後配。是未婚即廟見矣。或云。鍼子所謂祖。乃告而親迎。非廟見也。信斯說也既以親迎告矣。婦入而遲之三月而後見。事死如生之義。固如是乎。解者曰。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故不廟見。然則廟見矣。雖有可去之事。將不去乎。竊意春秋於親迎書至。至者。以婦之至告諸廟而見之也。是至日廟見之明證也。婚三月矣。擇日而祭於禰。亦云廟見者。前以新婦見。至是乃以主婦見也。禮曰。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云。如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也。又云。此謂適婦供養統於適也。然則衆婦與適婦之舅姑在者。將終不成婦乎。未三月而死者。歸葬乎否乎。即就曾子問言之。親迎在途。而婿之父母死。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釋云。若冢婦則主喪拜賓。如以爲未爲婦也。安用趨喪乎。又安得而爲之主乎。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夫婦人不出疆而弔。今以室中處子於素不覿面之人。斬衰而哭。不謂

之夫婦可乎。周禮禁遷葬與嫁殤。語不可解。蓋自周公制為合葬之禮。遂有已葬而遷祔者。有未嫁長殤而葬於夫族者。此以私意牽合附會。而於義無所取。故禁之以防其流。非未婚守節之謂也。或疑詩書史傳所紀。未聞有此。是殆古人所不為歟。抑有之而載筆者擯弗錄歟。曰。正史以格於令式。而缺焉未備。其他雜見於傳記小說。則儒者所不道也。然易詩有之矣。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朱子本義謂約婚而不終者。夫不終矣。而猶歸。儼然婦贄於舅姑也。而婦之義則虛矣。柏舟之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兩髦者。剪髮垂肩。本童子飾。成人弗去。示人子事親已長不忘孺慕也。詩蓋曰。彼垂髦者。孰謂非我匹乎。小序謂衛世子共伯妻作此以自誓。豈有世子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況考史記衛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為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為節女誓志而作無疑矣。且古今禮俗固有未可槩論者。古者風俗淳厚。所重在禮。今世人情反覆。所重在信。非謂信行而禮可廢。不使不信者藉口於禮之未備也。律載已報書及有私約而悔者笞。別聘者改正。豈不以一言許諾。夫婦之倫已定。而終身不可易。夫是以貧富貴賤之中。更以及流離瑣尾。兩不相知。至於愆期而卒不敢他乎。夫生而悔者嚴其罰。死而不二者靳其旌。國家立制。夫豈苛刻於節女。其謂此非常之事。聽有志者之自為。若樹之風聲。將有作而致

其情者矣。夫國家無旌法。則無所冀幸。詩書隱其文。則無所效法。無所冀幸效法而為之者。發乎至情而不容自已者也。予長女許嫁李氏。既有吉期而婿死。女守節十有三年而殁。矢志之初。有引禮經難之者。曰吾知非禮。吾志不可强也。將歿曰。勿請旌。本無可旌也。吾女自以為不合於禮。而不能强其志之所不為。若賀氏者。則不知有所謂禮。而直率其性之所欲為而已。斯所謂無所冀幸效法而發乎情之不容已者乎。獨是殺身所以全節也。賀既得行其志矣。奚以死為。曰。賀欲為夫立後而不可得。而族人之眈眈者。且以鄰老方卜宅於賀氏之比鄰。將謂賀氏以節為名。而據其夫家之產。污孰甚焉。以是憂憤激切。而之死以畢其志也。悲夫。抑更有異者。賀之守為夫也。安何為乎。賀之死殉夫也。安何殉乎。賀初聞喪。以守志告其父母。父母不許也。安氏從旁贊曰。姑可為。誰不可為者。我願偕往相依。舉世吒喨之口。不足聽也。言訖。二女瞠目相對。激昂之狀。形於面顏。維時鄰里族黨之愛憐賀氏者。一室嘈雜。咎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及聞安氏語。舉座凜凜。不能置一喙。而賀氏父母。惟熟視二女欷歔太息已耳。夫以賀之至性孤行。固不待將伯之助。而力排姑息之論。以成就乎不朽之節者。安之為功於賀不少矣。然則賀死而安之志畢矣。即不從死於賀乎何貶。於安乎何損。而安之意以為賀之守節而死。吾則成之。賀死吾生。是辱於人

而濟於已也。豈徒事主不終已哉。賀爲夫死，安爲賀死，各行其意之所安。而安之慷慨殉義，尤創前人所未有。賢奇而不失其正者也。賀生諸子，得叩二氏自幼至死貞靜幽閒之狀甚悉。漳浦蔡少宗伯已爲之傳，予不贅。安氏所謂悟姑者，賀之同里人，未嫁夫死，守志以養其舅姑，以孝聞。

毛芝亭墓表

毛公諱瀠，字元廓，別號芝亭。前戊戌進士，吏部選郎錦來先生之冢嗣也。公幼負穎發，卓犖不羣。弱冠有聲庠序，以拔萃貢成均。時錦來先生方佐冢宰司銓政，憐才好士，士之出其門者，大都一時俊彥。公於趨庭之暇，時與諸君子遊，詩社文酒，儒雅風流，才名籍籍都下。踰年，錦來先生以疾卒於京邸，公扶櫬歸葬，而新昌山寇。秉奐遘之亂。揭竿蠭起。公方哭踊墓門，羣賊突至，擁公見渠魁。大揖上坐，曰：願從吾取富貴耶。公張目大罵。賊怒，將殺之。賊中有曾受恩門下者，夜半爲釋縛，得逸去。詣郡城涕泣請師，勦賊勿赦。乃杖策走謁撫粵將軍兩廣制府於粵西。制府進賢諱宏烈傅公也。前錦來先生尹平都，傅公以上書發三藩奸充配邊軍，過平，先生贈以數千金，咨嗟訂交而別。至是傅公喜見故人子，又奇公才，公亦樂爲知己用。於是留幕府，參預軍務。事平，以功授兵馬指揮，尋改上林令。慈惠康明，所屬猺獞頑冥不可德化之人，

皆戴之如父母。民有為豪吏誣陷者。撫軍欲致之重典。公力爭。撫軍怒。公曰。人命重情願平心聽之。殺無辜以媚上官。職不為也。撫軍拍案擲筆。叱左右揮公仆地。乃痛哭呼號。以頭觸柱。流血昏迷。比甦而撫軍已奉　嚴旨就逮矣。秩滿改廣德牧。歷遷刑部尚書郎。嘗平反疑獄。司寇弗允。輒引疾。司寇悟。卒如公議。乃留。出守黔之思南。政績如牧令時。涖政二載。又以強項獲罪。罣誤歸。自是杜門不出。養母以孝稱。前後居艱擗踊哀毀。喪葬如禮。為人簡易和平。不拘小節。閑家有道。閨門肅然。僮僕悉奉命惟謹。性嗜酒。每半酣。輒拊掌談古今成敗事。悲歌慷慨。聲徹雲霄。自以一生讀書求志。不獲大用於時。而所在折屈。感憤抑鬱之氣。一發於詩。所居官舍家園。種梅數百本。花時把酒長吟。集中所載詠梅詩積數千首。其愛梅較淵明茂叔之於蓮菊有甚焉。或云東野玉溪窮。長吉夭。嘗望以詩人刻削務抉飛潛動植之微。不得隱伏其性情。比之淫佃漁者。為天所罰。乏享之不大用。其以此歟。予謂不然。東野玉溪長吉文人已耳。若公之懷才骯髒。窮以道不以文也。當其陷賊中。罵賊不屈。豈復為首項計。作令忤大吏。至呼號觸柱。假而撫軍留粵一二日。公之死生未可知也。復不自愛炎。至老倔強如少時。而卒得保軀命。優游林下以壽終。天之佑公者。何嘗不厚乎。聞公彌留時。無一言及家事。第曰。堯舜在上。士君子建功立名。千載一時。兒等發憤自

強。無學子溺情詩酒也。公卒後。諸子讀書勵行。恂恂善下。可謂不忘先訓。公有子矣。
公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某氏。先卒。子某某。孫某某。孫女三。雍
正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祔葬者漁遠生母某氏也。

金日磾論

葉亦苞

父之於子至愛也大臣以道事君則有所不愛始或近於殘忍其究歸於純誠一念之斷禍福數世焉史載金日磾長子與宮人戲殿下日磾見而殺之或謂日磾殘甚日磾身雖異類兩子皆與上狎同宮人戲罪甚微當為上所曲赦何必絕父子恩君子曰否大臣不患其不斷患其無識識至而斷出焉所謂識者非智數億逆之謂也其胸中澹然于富貴則苟且姑息之念自有所不生夫宮人者天子之宮人殿庭者天子之殿庭也自殿庭戲宮人弄兒必忽視天子其後將無所不為使日磾貪位苟祿且隱覆之不暇何忍殺之殺之者絕大逆于未形俾子孫守身畏法不至殄滅而莫救也不然日磾之愛其子豈異于霍光之愛其妻哉光惟不討顯之罪幾致族滅而日磾之後世稱忠孝則殺弄兒者所以遺子孫以安也耶要之日磾之勝光其識在寡欲不止于能斷如光兩進其女為后日磾則辭之光之子皆封列侯猶念其兄之孫日磾則當身辭之夫富貴之情淡則是非之理明是非之理明則父子之恩小矣若光者廢昌邑立宣不可謂不斷而獨不斷于顯夫亦多欲之累蔽之也使光無欲焉則伊尹之後一人而已豈秺侯所能及哉

彼岸禪院記

吾邑王公南陽。以武進士為總兵者再。負其老屋數椽。去平山橋二十武。公歿。廢為僧舍。日者降乩於李進士寅侯孫。言生前事甚悉。題所居曰彼岸禪院。屬進士為王將軍碑文。不能詳乙酉六月之事。予竊有感焉。因禪院以記之。曰孔子不殤嘗童錡取其志也。南陽公之見危致命。豈以成敗論哉。當是時雉髮令下。同日發難者浙之嘉興常之江陰蘇之崑山嘉定。凡諸郡縣其民初附。有司不能鎮撫之。激而走險。變髮膚。豈首領惡也。士君子承累朝培養之久。以高爵重祿榮其妻子。乃優游家食。不及効死於兩都之陷者。其志豈一日忘哉。不得已乘百姓之怨而用之。事雖不成。當亦　興朝之所哀。

聖人之所與也。吾崑縣大而瀕海。東西衝道。其發難也。城堞樓櫓蕩然無具。儲峙未有一宿之積。倉卒發憤。要城死守。以公習兵事。推為帥。賞明罰信。身先士卒。雖知事無益。徒引義相激勸。故處一隅而聲勢四達。其時總督巡撫諸公。皆南征名將。聞而壯之。率精兵數千。載巨礮數具。力攻兩晝夜而後破。可謂雄矣。公被縛。罵不絕口。既而降容曰。發難者某也。宜殺某。勿殺百姓。公遇害而百姓之幸脫者。至於今述公語。淚且簌簌然下也。甲申三月。明崇禎帝哀詔至邑。士大夫哭臨於直指署中。先公賜第在署左。每日來集。敘公爲首坐。見公神氣常整。論議剴切。預知其臨難不苟也。然

重刻海忠介公備忘集序

陳璸

言之不足為世用者。不傳焉可也。言之有用於世者。不可不傳。以其言之足為世用也。即世無有用其言傳其言者。苟得生同鄉。居相近。必不可聽其言之淹沒而不傳。吾鄉海剛峯先生。瓊人也。瓊去雷陽。隔一水耳。余垂髫時。耳先生仕明以直節著。心慕之。未得其詳也。迨遊鄉校。欲求先生之書。而雷無有。數於瓊人求先生之書。而亦無有。後吾友俊夫遊瓊。覓寄一本。余得之喜甚。顧中多斷節。不可卒讀。缺然者久之。歲丙申。余奉　命撫閩。始於書院羣書中。見有海忠介公文集。急持歸。亦多闕失。與舊本參校。補所未備。僅十之一二。此先生之書之絕續一大機也。按先生書。有淳安藁一卷。卷首有先生題引。有淳安政事藁上中下三卷。先生自序。下卷缺數頁。皆先生淳安令時刻之。最先者。有備忘集上下二卷。續集二卷。一刻於隆慶庚辰。一刻於辛巳。雖中多殘缺。然皆先生手訂之書無疑也。茲於書院文集中。得榮哀集一卷補入。又於名山藏中。得先生本傳。冠其首。成先生全書。總名之曰備忘。從先生志也。余維直道之難行久矣。先生獨於狂瀾欲倒之時。障百川而東之。自起家南平司訓。至令淳安。調興國。內擢部寺。出撫南畿。一言一行。必規倣聖賢。不為苟且。不為遷就。可不謂能行其直者邪。世知先生之政事絕人。未知先生之文章尤絕人。未嘗不言經

術而無道學氣未嘗不言理學而無頭巾氣古淡韌折真能於唐宋八家外自闢門戶者先生之書不可湮沒而不傳也因訂其魯魚次其篇目而授之梓俾學者知有先生之文章始有先生之氣節亦惟有先生之氣節始有先生之文章蓋先生之文章氣節皆聖賢之嘉言懿行聖賢之嘉言懿行即人心自有之天理也人苟不昧乎天理則先生之行雖至奇而實至庸先生之文雖至淡而有至味矧予與先生生同鄉居相近而忍聽其書之淹沒不傳哉

送葉南田由樞部出守廣州序

廣為治僻處嶺表去京師七千餘里轄州一縣十有五為全粵領袖蓋東南一大都會也而廣制府治所設於斯大中丞持憲節撫部駐於斯藩臬兩臺之署列於斯滿漢官軍防禦會於斯以至使節之經臨番舶之往來貿易及羣州邑之訟獄賦役丁口提挈而綜理之罔不萃於斯守茲守者必有超羣之識邁等之才不可易之守三者備然後勝任而愉快宋儒有曰惟天子擇宰相宰相擇吏部吏部擇郡守天下何憂不治有見乎其言之也今歲初夏廣守缺人銓部慎重選擇不輕授歷秋仲乃俾南田葉公而委重焉盈朝士大夫咸為得人慶予忝同曹今又得依鄰治爰以言贈子惟今之郡守即古者刺史二千石之職本成周封建之遺而易其名也自易封建

為守。能其職者。惟兩漢最號近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皆治績最著。史氏所稱。當時施設。亦惟以勸農田興水利弭盜賊為汲汲。農田水利所以養之。弭盜所以教之。蓋井田學校兩者。居治天下之大端矣。廣州為四通五達之衢。番民雜遝。皆舍本爭趨末利。椎埋屠狗之家。亦時竄其間。夙稱難治。然任無難易。存乎其人。南田醇儒哲匠原原本本。有靜以制動。簡以禦煩之才。諸如承上率下。戢兵救民。撫外夷。禮過客。平庶獄。皆游刃有餘者。余獨於賦役丁口二事。不能不惓惓屬望焉。今之廣。非昔之廣比也。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天下之通義也。按版而徵之。計徒而趨之。小民亦何能旦夕緩。獨是賦外有賦。役外有役。小民往往力不克勝。夫役不勝。斯人逃。賦不勝。斯田荒。此中萬不得已之情。每抑鬱於下邑。窮簷之隱。不能上達於刺史之廷者。亦復何限。此嶺表州邑人民之同痛。而廣州所轄地大人殷。所患尤劇。惟簡徵斂。寬徭役。合十六屬而一加清釐。俾不有望於仁人之新政。為覆育乎。南田自沖年服官。即熟聞忠節公過庭之訓。與詩禮為兼修。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曲禮曰。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既口誦而心維之。必將見之行事。俾嶺表十萬戶盡膏陰雨而沐甘棠之庇。余故執筆以俟風謠之獻焉。

平情論

方邁

蘭谿諸生郭兆先父夙遘狂疾。閉之十數年。一日忽逸出。遍索不獲。有告其為金華人所殺而埋之者。兆先具其事於觀察使。下縣椎埋驗屍非真。坐告者罪。兆先以為父故原免。後遂無蹤。責兆先者曰。若朱壽昌棄官尋母。竟得母。兆先失父。不能窮搜遠索安處故園。此非人子所為。即信其已死。亦宜寢苫枕塊。持服終制。不當戀戀一衿從吉預試事。忘父之仇。禽獸奚擇焉。其立論甚正。顧竊疑未嘗一設身處地審勢察理。不為平情而失之刻也。夫壽昌之母嫁耳。其人固宛然在也。然母出與廟絕。河廣之詩。壽昌寧不聞焉。其隱忍待之五十年後者。夫亦迫于義而有所不敢也。乃此五十年。壽昌固已有妻子。仕于朝。光顯焉。不聞以母之故。棄絕人世也。今兆先之父以狂疾厭人。豕突奔潰。杳無形影。茫茫宇宙。何處追尋。必欲其裹糧重繭。索之于無何有之鄉。此固勢之所難為者也。意者如人之多言。相傳已死乎。發其瘞而屍未獲。訟諸官而案已誣。雖共信為死。而兆先必不敢有死其父之心。即兆先有死其父之心。亦必不容有死其父之事。乃欲貿貿焉復魂為位。赴觀察告有司而服之。此又理之所不得為者也。夫天下之事。理與勢而已矣。朝廷之法。禮與律而已矣。如兆先之事。攷之禮經。既無明文。按晉建武元年令書有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

未據從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蓋從賀循議也史稱賀氏曰漢以來世傳慶氏禮而循爲晉世儒宗朝廷疑滯皆諮之于循循輒依經禮而對其爲此議蓋深得禮意至大興二年前組議以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而庾蔚之折衷其說以爲二親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充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待中壽而服之若賊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似與賀循之議更爲詳悉至唐德宗母沈氏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世賊平已久德宗即位猶遣上尊號遣使分求越至憲宗已歷四世禮官始奉庾蔚之議舉哀制服蓋以其中壽之服爲是而不從其即便制服之說故明給諫章格庵于國亡之後哭別墳墓祝髮而去不知所向其子章無咎于龍山講學之次流涕相質其時先輩張南士徐仲山各咨嗟謂且尋覓數載討先生八十之年而服喪以葬衣冠　本朝陸梯霞亦以其兄出亡兄子已舉進士不能得父所在而死諮於毛西河西河亦以爲其家人令且服進士喪若亡者則當計及亡時十二年後乃始招魂而葬之各服所應服之喪此古禮往事之可比例者也律與禮相爲表裏不孝之條列于十惡內有匿喪之罪又有詐喪之罪蓋以祖父母父母未死而稱死或以祖父母父母舊喪爲新喪皆

同于斲。即皆治以不孝之罪。若親之存亡未卜。執以為亡者。將罪之以匿喪。執以為存者。又將罪之以詐喪。均之不孝。議律者將何所法守而可也。且夫人之大倫。惟君與父。弟子員雖微。亦朝廷之造士也。既養之學宮。升名宗伯。輒復無故自甘廢黜。名曰為父。實無救於父。而迹近忘君。舉一廢百。豈中庸之道乎。許世子止親弑其父。乃曰。我預夫弑者。不立其位。夫不貪位者。許止所以自解其弑父之奸也。然聖人終不以不立位寬其弑父之罪。彼不弑父者。乃曰。不立位者。可以免責也。是將與于許止之甚者也。昔衛輒拒父。夫子猶食其養。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孟子亦與之遊。孔孟豈不知禽獸之不可與同群哉。君子以眾人望人則易從。儆蹤天下。惟舜為然。以舜自責則可。若以舜責人。恐天下之如兆先者。將責之不勝責也。然則為兆先者宜奈何。執禮秉律。號泣陳情。求折衷于在位之君子。若不得請。心憂居素。以終其身。如朱壽昌之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雖一生仕宦。猶以為孝也。

通俗宗祠議

禮之難行。由來久矣。成周之世。禮制大備。然康王之命畢公已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周禮專為世祿而制。古自天子以下。諸侯大夫士皆有祿。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農夫受田百畝。農夫之秀者即為士。禮雖不下庶人。而文以義起。則以庶人行士

禮。亦不為僭焉。自井田廢而農無恆產。封建廢而官無常祿。則禮壞。自漢以庶人為天子。而諸侯大夫士。皆出于庶人。則禮廢。自是以後。升降無常。苑枯異候。有朝為庶人。而暮為公侯大夫士者。有朝為公卿大夫士。而暮為庶人者。有一人之身而公卿大夫士累時而歷者。有一家之族而公卿大夫士分戶而出者。人異其遇。家異其宜。議禮者將何守而可。夫禮莫大于喪祭。喪禮可以素位而行。祭禮不可以歷時而變。今之為公卿大夫士者。其暫而為庶人者。其常無已。則且以庶人之事通公卿大夫士之窮。古者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皆以諸侯次適得姓受氏者為言。然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則欲得民親族。辨其等而聯其情。必立宗而後可。古者立宗以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為之別。親為貴屈也。今雖貴為公侯。亦不得以君臨族人。則宗子以賤領貴。為貴屈于親。於義無損。但古者大宗必以適。重世爵也。今無爵可世。則當論其長而不必拘于適。貴則謂之宗子。賤則謂之長支。主鬯合族。則必稟以行。庶統緒明而可以長世。至立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官師者。鄭註所謂中士下士也。今惟天子立七廟。間有世爵為公侯。俸入不足。無財不可以為悅。則五廟或立或否焉。其為卿大夫士者。遷徙升沈。家居日少。在其位既不暇立。位黜則既立復當廢。進退無所據。于是卿大夫士之家。多

仍其故。下從庶人之禮。而祭于寢。庶人禮不立廟。素封之家。不得不可以為憾。然禮中士下士得立一廟。古雖一命為士。而又分為三等。若其在鄉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升之司馬曰進士。既皆以士名。即未命爵。亦當在士之列。則今之遊于庠。入于國學。貢舉於鄉者。皆可以下士之禮行之。間立一廟。原未越禮。今必以為僭。而為之諱其名曰祠堂。曰宗堂。于禮無攷。則又不如竟名家廟之為當也。第古者士必自立一廟。今則力有不能。而必合一族之力以為之。古者一廟專祀祖禰今既合一族之力以為之。則祇可以祀始祖。而于三代私親。不得不各祀於其寢。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于士立一廟。庶人祭寢。固可並行而不悖者也。古者廟在宅左今則鄉閭可以合族。都邑反難卒處。必于長支之家。闢堂藏主。兼以長支三代私親并廟其中。毋論長支無力。不能任合族之事。而以合族助成。與長支併祀私親。言之不順。且無以處夫長支之絕無下士者。故不若長支私親。亦祀于其寢。而家廟之制則專以祀始祖。其左則祀合族有爵位及有功德者為不祧之主。其右則祀合族十代祧主自高以上者。若支庶之寢。不得立始祖之主。而長支之寢。則得兼祀始祖以別大宗。每歲元正月朔。夏冬二至。則于家廟行禮。設餕餘燕私。以收宗族。春秋時薦。則長支自祀始祖于其寢。不合不燕。不必兼及族人。至支庶有事於始祖。必請于

長支而後行支子不祭明其宗也主祀之禮則祭始祖必以長支尊祖之義也或族人有貴如公侯者則有加籩加獻所加之數以其人主辨分之義也不祧之主則以爵尊者貴貴之義也祧主則以齒之尊者長長之義也慎守祭器駿奔執事則以能而有品者賢賢之義也此所謂緣情因時從宜從俗之道也有謂祭始祖合祧主為僭諸侯禮者然唐賈公彥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于廟則古者士廟固有去壇之鬼始祖祧主合為薦享之禮且天子之太祖月祭諸侯時祭今去其春秋而止行於夏冬視諸侯殺其二自有差別抑又聞之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田者祿也今雖行禮之家自有祭田然非受之于君亦與無田者等則其所以奉歲事者薦而已不得言祭夫薦則何妨併及于諸鬼也哉若夫器用之多寡品物之煩簡則各隨其財之有無少而不至于缺豐而不及于僭奢儉中度凶荒殺禮惟其稱與時而已如必侍備物而後舉則若敖之鬼其不至于餒也者幾希

胡穆孟傳

胡穆孟者閩人其先以武功世襲衛指揮父上琛當唐藩亡國率家人朝服北向再拜仰藥自盡闔門殉難僅餘二子穆孟其長也穆孟少遭變故孤若無依右衛守備王邦鎮有女素聰明知大義以穆孟忠臣之後因許字焉為經紀其家穆孟將門子

韜略騎射。少成習熟。鼎革[illegible]除無以自効。勉强應武科。捷鄉試。而連江沈廷棟以同年友雅善穆孟。嘗讀書山寺。寺旁有荒寺。至夜輒聞人語喧。穆孟心異之。潛往窺見鐙燭煌煌。數十人列坐左右。分校編籍。若掾吏狀。穆孟竊疑荒山中豈有長吏期會。簿書如是其急耶。微詢故。有對者曰。適者劫運將興。四方有亂。民遭兵戈刑獄之厄。不可數計。凡劫中人悉已定。此其籍也。穆孟試取一帙。就視則己名在籍中。倉皇自失。罷忽不見。穆孟自是始戒心。淡然無復功名之志矣。甲寅。靖南王反。徵武甲武科以為車騎驍騎諸常侍。穆孟堅辭偽命。逃之連江。就廷棟家。廷棟房師為某縣知縣。某以事至省。廷棟具書嘱修候。已入緘未發也。穆孟竊視其書。中述靖藩舉動乖亂。人心不屬。難成大事。駭曰。此何等語。豈可形之筆札間耶。往必獲咎。因取書潤色之。稍隱約其詞。自為更書入故緘。而廷棟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為門者所詰。索得其書涉誹謗。發書刑曹。逮廷棟鞫治。伏辜論死。穆孟聞之。直奔還。謀諸婦曰。沈七罹圄當然。其母老妻艾。煢煢未有依。若救之。痛可念。為之奈何。婦曰。沈母春秋高。臨年見愛子受戮。必無生理。其妻寡無依。亦必偕亡。是沈君一人死。而三人俱斃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視。穆孟曰。然。今惟吾可以代沈君死。但未知卿意何如耳。婦曰。救身取義。此烈丈夫事也。君為奇男子。妾甘守愚婦乎。君忠臣之冑。有咻咻在膝下。天道

不遠必不使胡氏無後孰與沈君有滅族之慘耶君勉之毋以妾爲念也顧策將安出穆孟因語之故即赴刑書具狀自伏刑書疑之召廷棟與質廷棟實不知易書由爭死甚力穆孟曰書實吾所爲此易辨耳今第使兩人各具書書迹同者坐復何辭刑書然之使書果穆孟筆乃釋廷棟而辟穆孟臨決之日王氏設奠西市哭極哀取其首而縫之具衣服斂且市兩棺屬其子於廷棟與穆孟之弟令撫視之而自縊于尸側觀者數千人莫不感激泣下傷穆孟之無辜而嘆王氏之烈以爲此眞胡指揮佳兒佳婦也明年 王師復閩贈穆孟官廕其子而沈廷棟亦以武科需次授永定門千總云

論曰吾閩素稱忠義之邦靖藩變亂鄉先生爵祿有列于朝或感龍虎千里奔投或僭擬箭書一心效力仗節死義者寥寥無聞焉穆孟之死爲友非爲君也當其不染僞命庶幾乃父之志亦既越境可免矣卒以誹謗代人受戮豈劫數之難逃耶何禍之酷也王氏以大義勉夫復殉其難可以愧當時之鬚眉而巾幗者然靖藩叛逆淫刑以逞行道之人皆知其必敗同時又有林捷使者以私議僞鑄立致之死 本朝旌爲義民嗚呼逆賊之所爲如此而尚可靦然事之乎

青要山石隝記

呂履恒

青要山者北邙之一支也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黄花赤實者是也其東為橫山以嶺首西南橫故諺稱橫山頭云其川長亘數十里至橫山則山環水曲蜿蜒四塞居民依山厓為陶穴之固皆在東北其西有大溪源出澠池山谷間與澗水絶派緣西山之麓北流去東之橫山僅里許如披面也過溪不數武水劃山開若門闕然有樹可以棲影有石可以鳴琴泉流沙陂上清可以鑑輕鯈時出秋水灌河時匯為淵瀠自鱗厓而下淙然泙渹矣自是入谷盤曲幾半里有大石兀立如敧屋四據下可立五尺之泉上可坐數十人石上刻棊局莫知其始苔蘚積厚如墨如粉如琴瑟非一狀又有泉當其膺鏗洪鏜鞳若聞遠鐘其溜於石罅而瀉於水髮間者静聽久之復如筑如琴去數里乃不復聞木葉積溪中水沙蕩之歲久融結為石鑱而出之枝葉之側理宛在也其大致如斯斯則青要為北邙之要領橫山為青要之結脈石隝則橫山之奥宅也昔先太傅實生兹土夢月巖先祠在焉巖上叢柏茂蔚先太傅所植也下有陶室即其誕處自兵燹後邑無完宇家大人遂於兹卜居今長子二十三年矣予夙有泉石癖聞樵牧者說山隝之勝心竊艷之顧佳日與良朋多不相值壬子則於鄉舉將省覲於漢中治所慨然有登眺之意而外兄子典貢甫亦發興成之又以他事

不果。閒二月復雨。道濘不可行。至重九前一日。始如約。乃攜同人數輩。為竟日遊。辰而畢集。過溪入谷。旋憩且起。徐行至石上。坐談往昔。復入臨下。寒氣侵人肌骨。不可以久。乃出而披灌莽。登崇崖。各題詩其上。雖山水有清音。復以絲竹佐之。又伐鼓敔吳歈十番。櫪響達天表。清風颯颯出叢薄閒。既而朱曦告夕。萬象屢遷。青紫金碧。山乃多眾容。回望谷口。雲蓬蓬起。蒼狗白衣。成觸類之形。溪聲喧靜如初。而林巖漸黑。峻峻遠村人不可辨矣。諸同人曰。此山帝之密都也。與區出入。間意天所矜惜者。盡去諸。乃各咏所述而歸。予為之記

望水亭觀瀑記

去鎮富二十里。有懸瀑焉。其源莫究。自黃桂戍北得石梁。嵯峨高潔。已有鳴湍急瀨。飛素流沸。淙淙瀉梁下。抵戍。食頃。雲霏霏承宇。以為雨也。出視之。天氣澄明。東曦向辰。居人曰。此瀑之飛沫耳。嘗激數里。如小雨餘霖。因緣崖跡之。瀑出山冢上。匯為小潭。其色黝綠。以石林掩抑。莫知其底。視望水亭。猶在霞表。歸然峙其南也。竊意亭去瀑遠甚。睇視良難。及至。曠若披面。僅咫尺矣。乃由山冢窮其底。頂踵谿壑。俱在目前。懸流千仞。倒瀉直下。雷轟電掣。傾人視聽。立而望之。若三門然。上有虛宇。櫝以鼎牖。輕明遠燭。表裏洞達。軒脣凹脈。不外拓而中斂。以故從天而下。高空無閡。日景方中。

㟁相為琉璃五色冷翠幽光幻入池影峭石逆之激越四射跳珠霏玉不可悉狀下注犀牛潭色與小潭相似而深不可極或云有靈物潛其中出則有光銀濤碧波互易呈奇其氣上騰非煙非霧綸川彌谷聚而益升時繽紛穠郁若沃鑊蒸甑力能更代陰陽吐納雲日其為神異不可測也亭後多若竹紅蕉間之目不暇給瀑之西厓則有女貞樫桾之屬扶疏高下枝幹盡然葉春沃若并植而分榮增其氣勢矣厓東無樹石色上蒼下赭有洞孔望之深黑下有碑遠不可辨碑右上有雪映川霞四字其大準諸掌若就視當復什伯相傳為名藩筆或然乃其將至復有幽芳異卉羅生左右霏紅炫綠隱翠約黃因風送氣芳馥襲人自石梁而下凡三四里於是俯仰任放遊目四矚巖谷移晰晦明屢變所存既往而來者方新乃思萬物之動靜原二儀之翕闢霍如心悲天海豈獨情移山水而已哉俄而羲和弭節叱御將西僕夫轍軨告行忍而舍旃出亭即荒荻敝廬不復望見其處香色粉郁泯焉歇絕又里許復有奇峯左出峽東兩厓中清瀨素湍隱隱東去

古褒城記

國初以重兵駐漢中其散軍獵於山路迷得微徑數里徑復絕行亂山中林木湮塞泉聲濺濺出叢薄間與猿狖啁響重佈甚乃息馬以步約十餘里得一溪深可沒馬

腴。乃騎以涉。過溪徑漸坦。其土皆黝。又數里。得一關若廢城然。關旁二古槐。高可際雲。其陰蔽數畝許。槐下有大碾。徑丈餘。軍行罷。忘懼。乃繫馬拂碾坐。恍惝者久之。忽有蓬首鬔面若山精者數輩。從草間出。逡巡不敢近。睥睨遠視。移時乃前。問其處。曰。此古寢城也。與外間絕。吾儕先世以荒逋罪遁此。今二百餘年。絕無人知者。子誰者。導何乃得達。軍告以故。眾意怫然。其一老者要於家。具雞黍甚謹。此中桑麻雞犬耕耨織作之具。悉如外人。獨無鹽。代以鹵土。其俗男子不冠。婦人稚髻不笄。扶老字幼。嬉如也。軍心異之。問其地廣袤數百里。其居眾以萬室許。何所統一。曰。吾鄉之少者皆聽治於其長。其尤謹厚者。眾長皆長之。有弗率。其長督之。至再。則告之眾長之長。或終不悛而為害於眾者。眾共棄之。其父兄不聽為仇。至於弔慶宴會。皆取給於中。則以器用粟帛。無從得金錢。盜賊虎狼。數十年不一見聞。吾儕相習而安。不願出也。子盍留諸。否亦勿洩於人。信宿。軍求去。此中老幼悉送。復出他逕。逕多岐。不可識別。約五十里許。告以前路。眾乃去。軍既出。偏訪於人。無知者。鹽估聞之曰。往有蓬首鬔面。橐載擔負粟布者。不知何許人。夜至乞易鹽。將無是耶。其後巡兵數跡之。迄無所得。呂子曰。予至漢中。有洋川晏生者。為予說如此。其事頗與桃花源類。予聞之。是記元亮之寓言也。有黃農虞夏之思焉。故曰不知有漢。茲所傳聞殆不虛。以故記之。俾

司牧者知所以鵂吾民。無使去汝適樂郊乎。暇日閱郡志。及華陽國志。未有所謂古褒城者。或曰。即古褒國也。志失攷。

龐貞文先生傳

龐貞文先生克慎。河間任邱人。父招俊。以尚書名家。母曹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平多大節。始為諸生時。值崇禎壬午之難。母氏殉節最烈。先生痛不欲生。既而曰。是重死吾母也。盍圖所以不死吾母者。於是乃哀籲當路。事得上聞列祀典性友愛。兄弟將析居。悉推膏腴田於伯季。而自占其磽确者。人以此多之。好讀書。家貧不能購。日手錄萬言。積久成帙。以經學教授鄉里。稱老宿云。樂善喜施。不責其報。同邑井安人者。故戶部劉正吾妻。先生之親戚諸母行也。鼎革後。貧且老。先生時周之。過必治具惟謹。安人感而泣曰。吾昔富貴時。戚里受吾惠者多矣。使皆如公。吾何憂饑寒乎。時有貴學士來脩者。將質之官。或告之曰。此可令龐先生知否。其人慚而止。初先生之為諸生也。鄉有大璫聞其名。以厚貲屬為壽記。先生辭焉。及崇禎癸未。流賊將犯北京。其渠帥有由固關入者。士人多具名紙稱順民以迎。先生曰。賊逆天犯上。凡戴毛髮立天地間者。當為國復仇。奈何順之。獨不往。嗚呼。先生可謂善守其身矣。當熹宗時。天下未亂。璫勢之成。率士大夫為之。吾聞諸耆舊云。璫之初起。懼士大夫議其

後。毋羨犢入。則惴惴然恐。因稍稍餌之。或染其指。濡其首。遂能兒子蓄紳黨。使反噬正直。血肉狼藉。北寺獄慘矣。於是士氣奄奄。若死灰敗絮然。而盜賊因以起。則又有忌功議撫以誤國是者若而人。坐視翻城倒戈。如秦越人之肥瘠。以致跋扈之帥。養寇自肥。又何誅焉。假令當時士大夫。有見幾守正如先生者。必能謹於禍始。俾天下無事。何至以鉤黨致寇。覆人邦家乎。先生學旣成。九舉不第。終不屑以他途進。年八十有六。以疾終。長子嶐。已未進士。由庶吉士授戶部郎。知建寧府。以忤時去官。世稱雪崖先生。

呂履恒曰。予官京師。鍾茂寀聖輿為予言。龐氏世居吾邱壽王臺側。稱令族。雪崖正道直行。有父風。以孝友施於政。尤善為詩。予嘗讀之。思一見其人不可得。及覩貞丈先生狀。中多懿行。不勝書。書其大節關治亂者。俾後之君子。論其世。知所法守焉。

陳丹亭傳

陳丹亭名庭桂。字晉予。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之從孫也。高祖愚所。祖石來。皆以進士顯仕。父天一。贈文林郎。丹亭生有異質。讀書一寓目。即終身不忘。九歲善屬文。日成數義。贈公教之嚴。嘗終歲不使履戶外。家故藏書。康熙甲寅間。從父避亂山中。猶日令蒼頭輩擔書以供誦讀。常不能給。亂後蕩其業。居貧不問生產。或日夕忘食寢。

意甚得也父歿與弟士千等友愛尤篤性端介不妄交遊自二三素心人外嘗樓居不交一語甲戌成進士己卯知湖南之新甯縣縣古夫夷國也地臨五溪爨獠為難治丹亭設方計以去奸民興學校緩催科甯民頼之初邑多巨猾亂嘗私局聚其中謀起滅訟獄持吏長短科斂以自肥餘以餌吏丹亭具牒上官捕驅之改其局三楹為讀法所兼育孤幼聚學徒焉甯民相慶曰吾邑故不甯甯之自君始乃今然後稱新甯名矣時巡撫松伍趙公性嚴正湖南六十有三縣多被數獨廉丹亭治行數加紀錄至是上其名列為五部主事嗟乎今之為吏者亦孔棘矣簿書期會日皆過之不暇而欲移易風俗革薄而從厚誰復為之故其能者務為赫赫名善事上官求速化去而廉謹者或怯懦視民間一切當興除事槩不敢置齒牙以故奸究為神叢而胥吏且恐之以相恐幸而遇上官能執法不名一錢如丹亭之於趙公亦云奇矣而又齎志以歿豈不哀哉丹亭以丁丑至京師明年卒於邸貧無以殮其友李茹旻元鍾蘅大經三人者經紀其喪醵金以歸葬因其隸之曰凡民之生莫不有死雖其碑諸口而傳諸史或生榮而歿則已或厚齎則無而顯名終起有志者冀取焉甯為此勿為彼也嗚呼丹亭古之君子出為廉吏處為貞士含不充口衣不掩體僅舉其棺友為之誄天乎人乎雖使丹亭而止於此蓋實錄也吁即其生平可知矣

呂履恒曰。予與丹亭為同門友。己丑十二月。共治吾師宋千猶先生之喪。時大風寒甚。丹亭衣敝絮無裘。正容色不少怍。日步詣喪所。可十餘里。弔者咸嗟異之。同年畢招飲。食恒不佳。狀謂其多介少通。良然。卒之夕。以母謝太孺人未葬為終天恨。曰。亟語吾兒。以畢我志。勿以分累吾弟也。因泣下。已而談笑如常。論生死夢覺之說。言皆有倫脊。且誦王茗堂廬生劇數曲。氣甚紓。若一無所苦者。其縣解者耶。予聞諸其三友云。

鍾子文先生暨配恭人合葬誌銘

先侍御戊子舉於鄉。出鍾子文先生門下。嘗稱先生之賢。教履兄弟。誌之不敢忘。其後四十餘年。始奉教於嗣君聖輿。聖輿綽有父風。教廉郎。多才能文章。以先生合葬誌銘委履。履思先侍御之教誨。又感聖輿不徇名位而屬之鄙樸無文之小子。遂受命不辭。乃隱括其狀誌其大者。先生諱性模。子文其字。元配黨恭人。繼趙恭人。長子賴壬子拔貢。泗水教諭。次棣乙丑拔貢。廣西某縣知縣。即聖輿也。俱趙恭人出。女二。孫男二。聘娶詳狀中。先世江右吉水人。明正統時。始祖泉以武功世襲錦衣百戶。遂隸大興籍。父國相贈朝議大夫。先生由進士任濟南推官。與巡按御史力爭可否。必平允乃已。被　召。官禮部祠祭司主事。歷贊諸大禮典。試河南。督學山右。所得士如

湯潛菴王既亭田漪亭皆民譽也先生居官廉介督學時閲文不假幕客備兵曹濮
闗討平榆園大寇數千人歷官至江右兵備副使甫三月海寇悉平嗚呼士以盤錯
別利器虞詡之任朝歌龔遂之於渤海豈嘗侈言經濟哉平日志有所不爲而一旦
臨事毅然不知有身乃能建非常以成大功何者誠積於中而不可掩也先生於學
無所不窺制義宗王唐詩歌本李杜所著太平經國書及大觀等集行世世以爲名
士風流而不知其戎畧若此歷官數十年家無尺土猶以一園被謗不能免茲多口
夫勵志絶人則負俗之累益深然而千秋萬世後富貴有權力者行就湮沒而若人
巋然表出獨與日月爭光亦安能復從而遏抑之悲夫悲夫有志者可以興矣先生
生於年月日卒於康熙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山左祀名宦將卜吉壘兩恭人合葬
秣陵山新阡以歷官山左山左人思之因留葬焉黨恭人生卒別誌趙恭人生於天
啟癸亥卒於康熙辛巳性不佞佛尤善教子命聖與師事漁洋山殯兩先生狀謂以
母兼父道信夫側室賈以苦節終恭人悼之若同父先生之葬也李少保蘭菴既爲
之表履又何加焉姑舉其大畧若此銘曰
我生之初趨庭有聞先生之德允武允文孝於親刲股而辭旌敬其官潔己而忘身
見阿堵物則蹴之於困窮人則齎之不責其報毒則欲之不愧於心行則篤之惟兩

恭人。克相夫子。家服是宜。淑慎爾止。百歲之藏。牛眠龍起。同穴孔安。以利其孫子。

張公篠孺墓表

嗚呼。此有清節士張公篠孺之墓也。予嘗聞公之行事。不獲見其人。其孫漢出吾門讀所為公狀。慨然想見其生平。未嘗不激昂奮發。興起其志氣。而嘆士節之不可不砥也。公諱良伍。篠孺其字也。又字允侯。號黃石。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為元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州。世有隱德。曾祖汝楫。舉鄉飲大賓。祖煜然。歲貢生。官訓導。父一甲。明崇禎庚辰進士。累官太僕少卿。贈大理卿。妣王淑人。公生而岐嶷。篤學有志尚。入郡庠食餼。性善飲。可一石。至醉則豪吟睥睨。旁若無人。教子若孫講讀。遵大理公家法。足不履公門。士以此重之。吳逆之變。建偽號開科。趨仕者如騖。公避居山村中。飭諸子勿應試。偽有司逼之。力告養母不出。後五年。王淑人卒。論者高其節。且服其先識云。今夫平居談節義。章縫輩類能津津齒頰間。或語及逆節。輒裂眥詆罵。不使齒於人。此非必盡偽。亦天性然也。一旦時窮力迫。搖搖然視其身如懸旌。惟風飄所左右。齷齪者無論已。即一二自好者。亦不克反眾獨立。皭然自拔於塵壒之表。然則士之克以節見者鮮矣。至若分符守封疆。為天子死其職。如顏魯公之使李希烈。段太尉之擊朱泚。前史亦難之。況以天末儒生。去京師萬里。官籍未通。身家可念。且

際乎顛沛之項者哉。予所以表公之墓。不禁三致意於士節之難全也。公年四十。應明經。至七十恂恂如童穉。嘗以善退爲學。志不欲上人。若無有甚異者。顧其於忠孝大節。確乎有不拔之操。而天亦若善佑之。俾其兩全無遺憾。非積善有餘慶者。而能若是乎。往聞吳逆變時。甘忠果公文焜及馬文毅公雄鎮先後皆致命遂志。至胡尚書兆龍。初爲漢中副使道。聞難時。匿其印於稻畦。身爲酒家傭。卒用自晦以全臣節。斯亦奇矣。易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曾子稱臨大節而不可奪。若忠果公三人者。或以死事成仁。或以匿身免亂。事不必一轍。然皆表暴於世。荷 國家殊恩。封爵贈通顯。可不謂榮歟。若我張公一介砥節。不求聞於當世。世亦鮮知之。顧使其名湮沒而不彰。非後死者之責哉。公生明天啟甲子。卒康熙戊寅。得年七十有五。葬鄉飲公墓側。卒後五年。始授南甯訓導。配許氏。有淑德。與公同穴。子五人。德宿。景宿。吉宿。台宿。元宿。女一。孫十二人。自景宿出者曰漢

萬壽科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嘗爲予述公軼事。乞表其墓。且曰。公承家五十年。不替先德。易簀時謂子孫曰。吾今乃然後可見吾祖若父於地下矣。其守身以事親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節士與。

擬平楚萬言策　　徐旭旦

世祖奄有九有。據一統之鴻圖。我
皇上從而光大。十餘年來。民無風鶴之驚。野無澤鴻之歎。成康文景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矣。不意首　恩逆臣。抗　命反叛。分據土地。因困人民。雖　朝廷德教。暫時而
阻。指日可以蕩平。第未免勞我兵。驚我民。而傷我財耳。夫使諸賊萌亂之始。翕然亡
命而來。當是時。城池未修。兵甲未備。將卒未訓練。設也彼借我之兵。糧資我之夫。馬
用我之糧草。藏形隱跡。長驅深入。所到之處。不待攻擊可得也。而賊知天心眷顧我
清。民心愛戴我
主。且禁旅精銳。足以外援而有餘。內帑充盈。足以支給而未乏。彼即易於得其地。
勢必難於久守。不過擄掠遁去。吾可以邀擊其歸。賊知之而弗為也。今據險竊僞以
統其眾。交連諸逆。以樹其黨。因而先擊其附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隨即固守要
害。訓養屯積。為自衛而後攻人之計。時而來也。或勝不前。或勝反退。乃誘我兵而勞
我耳。或忽然攻此地。或忽然攻彼地。乃分我兵而勞我耳。或倚山誘敵。或傍水進攻。
乃欺我兵而勞我耳。吾欲進攻。彼有險可恃。坐而待戰。彼又不來。久而久之。兵漸疲
矣。民漸窮矣。財漸竭矣。設有水旱之患。內亂必生。將若之何哉。幸賴

祖宗之靈。天心之順。連歲豐穰。盜賊不起。俾　朝廷得以併九州之力。討此叛逆也。
但兵已疲。民已窮。財已竭。若於此時而不急為之計。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則
今日之弊。諸事皆有名而無實。策今日之利者。惟有因名以責實而已。我
皇上遣禁旅以外援。宜乎　天戈所指。無敵不摧。何故以如熊如羆之師。攻此羣醜
而損折甚多也。蓋千里趨戰。兵法所忌。百里餽餉。師不宿飽。寇起不測。而乞師於數
千里之外。以數千里以外之師。越山渡水。披星戴月。赴此卒然不測之寇。決機正在
須臾。恃敵乃在旬日之遠。其勢已不相及。況往來道路。火速救援。奔馳勞苦。莫此為
甚。我
皇上慮此奔馳勞苦之兵。不足以進取。凡遇臨敵之時。休養是　諭。非畏敵也。愛兵
以期必勝。
聖人臨事而懼之意耳。無如兵視敵為兒戲。一領錢糧。不自養。不養家。而養婦人。將
朝廷餉銀。使人見之。薰心熾欲。此等隱奸。甚於顯盜。既下害百姓之婦女。又上耗
三軍之錢糧。況行伍之中。有婦不揚。而奔馳勞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裏消磨耶。毋
怪乎兵不壯。而馬不騰。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當初出兵之時。干戈非不齊
整。甲冑非不鮮明。年餘以來。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居其半。日涉月遷。人困馬斃。

兵者居其半。將不察所用之不堪。兵止求有器之應數。人見其披甲戴胄也。實無異赤身露頂之夫。人見其稱戈比干也。實無殊執梃持竿之衆。嗟乎。以酒色虛弱之徒。騎皮骨僅存之馬。而執頑鈍不堪之器。欲期其百戰而百勝也。不亦難乎。此一弊也。從來募一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虛此一兵之餉。今綠旗新募之士。不問老弱。不問病怯。不問短小。技者一槩收錄。千百之中。竟無一强健之卒。夫既係老弱病怯短小無用之人。加之主將者非將兵之材。所教者非旗鼓之節。兵無勇敢之氣。將無訓練之方。一旦驅之衝鋒破敵。惟伸頸待殺而已。不獨徒害愚民。兼且挫我之國威。何為乎徒糜有用之金錢。而募此無用之兵哉。此一弊也。應募之兵。大都游手無賴之民。平日之負債無聊。訢募之廩給有限。法當於招募之時。即申嚴禁之諭。凡應募之兵。從前逋欠私債。刻下不許强人索詐。如是則應募者必多。而天下之窮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　朝廷之錢糧。而下代窮兵完私債。欲望其器械精良。衣甲齊整。必不可得之數矣。此一弊也。江湖之上。安瀾無虞者。積我之水戰備耳。我　國家自海氛揚波以來。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以十餘年禦海之舟檣。分而攻此小醜。宜乎其有濟也。但去歲調發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爛桅折。朽壞不堪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軍用可也。江南地方安堵如故。百姓樂業如故。商賈往來如故。且

也匠出於此木集於此釘麻等件無不充裕於此若舍此而他求恐匠非其匠木非其木釘麻等件皆非豫備必難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練而始熟熟乃精精乃勇勇乃勝馬步皆然水師為甚故用蓬駕舵必須素習水性者而水師之兵尤必挑選勁卒寢處舟中先使之坐臥得實然後站立漸定久則張弓試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於在地庶可飛帆直擣賊巢也今之沙船名號水師非步卒即馬兵除江南調來者之外總無一慣習水性者故一遇風波蕩漾手足無措矣嗟乎如此水營徒費 朝廷之錢糧而靡 朝廷之工料無濟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於賞罰賞及無功不足以勸罰失有罪不足以懲興兵至今官之無功當罷者仍然尚居原職三軍見其如此雖有用命違誤軍需棄城失機者或暫貶而即遷或待罪而依舊三軍見其如此雖有立功此一弊也我
皇上用將甚急求將甚殷然陞用一將偏裨未必服其畧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賊未必服其威今天下受我 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豈無勇智之士願效力於
皇家者或第豪傑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畧之士短於弓馬而不節用恬退之士恥於援引而不願用所以求將雖殷而名將未應者以
皇上求將之路大狹也此一弊也我 國家以戰守之權專責將士而守令不任焉

暗縱容商之貨兵通之耳若於商貨潛通之要口設一將一官以守之凡一應軍需毋許出境各貨任其往來往者上稅幾何來者上稅幾何止令其貨之往來而不許其人之往來可也如是而商稅亦可以少助軍供之萬一不然能防於此而不能防於彼商之貨利徒歸於兵而賊之地利借通於商矣此一弊也天下之財取於商以資 國用者莫如關與鹽關鹽利甲天下也乃近日之關商賈既少於往時鈔稅自減於常例加之隨征員役設得一批一牌討關而過不知其何官何職不知其是滿是漢不知其已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攬民船搶載客貨不惟分受關稅不納如斯情弊殊非 朝廷設關差官之體通商裕 國之道也此一弊也至於鹽務之弊種類甚繁大約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砝其大端也然當此軍需緊急之秋我

皇上准鹽臣之議行改折之法因地銷引愛商之心至矣乃上有改折之名下無改折之實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砝更甚於往時嗟乎此等情弊昔日 朝廷之上言臣已陳之小商亦叩 閽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弊耳倘果能清查其弊足可以上佐 國家一年之兵餉如以為弊久難除也

朝廷未始不可以分商之利即以楚地而論如湖南等處為賊割據鹽引難銷改折

之允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雲集不知多幾千萬人軍前食鹽猶下仰給於商家何也昔有餉鹽之例今何不倣而行之乎此一弊也贓賄者法外之仁抑不得已之意而入之於官耳乃為民上者逢人爭訟視為奇貨可居先得長夫之例而後因情問理以曲為直以是為非援引新律擬成罪贖嗟乎以 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一分報部數分入私欺隱尚不知幾許也其餘又皆紙上之虛名已矣此一弊也採買軍需至緊急之務也奚為乎商賈之業竟以採買名之而採買為之耶嘗一採買之地而為網利之術本省之所產而鬻之外省者採買者鬻之耳民不得而鬻之也外省之所有而利本省之所無者採買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鹽椒小而雞豚何莫非為採買者之所壟斷而舟子腳夫行頭小民無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採買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即以害 國矣此一弊也他如錢法宜講也銀七錢三之令何以不頒之於軍伍之中屯田宜舉也足食強兵之策何以不行之於久守之地有此八弊無怪乎其有理財之名而無理財之實矣進兵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安民之有名無實也如此理財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窮財之不竭也能耶否耶但願諸執事大臣以實心而行實政革其習久之弊而宥其已往之愆舉其當興之利而勉其將來之圖庶弊去而利自生焉行見禁軍娶

而兵馬壯。驗器械而武備修。揀招募。恤窮兵。而軍伍皆富強之卒。造沙船。練戰艦。而水營皆精銳之師。明賞罰以示懲勸之道。廣求將以招豪傑之人。以守責令而人人可為兵。以功敘爵而人人皆自奮。而 國威於是乎振矣。賦役平而窮民沾恩。刑罰當而冤民戴德。毋擾失盜之家。而盜可弭。毋縱為盜之兵。而盜可緝。毋許假隨征之名而擾民之風自消。毋許收逃遁之徒。而叛主之奸自泯。而 國本於是乎立矣。神明乎一定之例。而撥納少僥倖之望。畫一其通商之途。而奸宄無託跡之處。稅司關禁私載。而稅利歸於公。除積弊行餉鹽。而鹽利歸於上。清贓罪以申律例之法。禁採買以便貿易之民。通錢法以佐軍需。備屯田以為戰守。而 國用於是乎充矣。以之削平叛亂。恢復舊基。成康文景之盛。豈足與美於其前哉。且竊更有進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君國之事全。而身亦未必不全。見利苟偏。見害苟免。君國之事危。而身亦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意乎。至於攻取之宜。必內察 國家之勢。外料敵寇之謀。神明乎遲速緩急之機。而不僅在區區以力勝者耳。且在楚當止言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之安危。視乎陝西之治亂。向不幸誤陷術中。為奸所賣。今大半為賊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時。全力急擊之。不可緩也。廣東雖有忠君報國之親臣。可為中流之砥柱。但四面為賊環困。孤軍自守。且不暇。烏能分力攻

人加兵速助之。不可遲也。荊州雖係益州門戶。宜以攻為守。而不可急於攻。岳州雖是湖南咽喉。宜以守為攻。而不可緩於守。遲速緩急之機。當如是也。福建之眾。假威抗命。援引海寇以為羽翼。但地僻人微。糧不足餉。兵窮民怨。勢難久撐。殄滅亦易易也。江西一帶。因激潰亂。大兵掃蕩。玉石莫分。火其室家。遷其輜重。擄其妻子。窮人無歸。勢不得不倚草附木。嘯聚偷生。近聞城郭之外。徧地綠林。依山作寨。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撤則仍嘯復聚。公行劫掠。旋撲旋起。旋散旋聚。且恐明季流賊之患。殆基於此。且是役也。不惟結怨於江西。兼令遠通閩風。阻其向化。為今之計。速悔已往。曲貸將來。予以可信。示以無疑。內格其心。外安其身。剿撫並行。而後可以轉移其萬一。不然。江西雖治而必亂。福建之民。死為耿守。廣西之民。死為孫守。雲貴之民死為吳守。各霸一方。我師四面夾攻。水陸並進。而渠魁恐難授首矣。若夫或因時。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間之謀。或行誅心之計。或行解體之算。又各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要在為將隨機應變。而非筆墨間所能縷陳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鑒其近於迂。宥其過於激。擇呈當事。以備採用。

國學扶輪社印

開建水巖洞碑

王立憲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為不已為之不底于成以不朽于後世不已矧其託諸宇下者臨安古呴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亦能害民者莫甚于瀘江其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汹諸水皆會于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眾流來合東至于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江以為歸宿此其性也而石磴嶙峋縱橫巖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復多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刋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徃我憂以紓而汝是徵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煙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奉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令伐巨石錐不能入強入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眾驚散諸君子相顧錯愕聞于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

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太守乃爲文以祭祭畢天大晴霽于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脆觸手而斷經旬拔十三重埂自此水湧沙流無復避礙下流既則上流得肆其力于是湖眾水所經按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浮沙以茅塊邐迤淳於函蓏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簍爲兩岸障脩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地不三萬丈簍數千樁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而沿流循渚隄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于是郡人士相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泐石貽我孫使後之飲若水服若疇者咸識公惠焉爰爲之記又歌曰雲門鑿瀘水瀦龍湖米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迴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畯囷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神順官弁廉吏治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詭繼公僅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謝方琦

泛五湖溯三江而西。梁溪錫山。綿麗萃屼。故多奇偉特立之士。豈山川秀傑瑞氣所鍾歟。抑亦鄉先生教澤之遺。而縉紳耆老之所漸濡而沐浴也。訪其舊蹟。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讀書處。書院之復。則自前明邵高顧諸先生始。方其盛時。歲聚講學於其中。大江南北之士。聞風而興起。寔繁有人。迨熹宗末。奄禍蔓延。而書院亦廢。久之僅復數楹。學士大夫。東西行而過者。欲求當年皋比巍然。禮樂雍容之盛而斷碑橫草。古砌封苔矣。

今天子崇文治。敦教化。詔州郡葺學舍。凡嶽麓白鹿先儒講幄。咸煥然更新。獨錫之東林傾圮如故。豈不朽盛事。固有所待耶。大中丞宋公撫吳之明年。叱馭登錫山。過東林故址。輒俯仰太息。徬偟不能去。夫玉華蒼鼠。壞道哀湍。瑣瑣無關至治。懷古者猶憑弔而流連。矧龜山高顧諸先生風流未墜。所為紹往喆。振頹靡。立懦廉頑。胥于是乎在。實以輔黌庠術序所不逮。詎等諸遊觀之所。無當緩急而置之。用是飭屬員鳩工庀材。以慎以勤。凡五越月而蕆事。森如翼如。儼如輝如。名公鉅卿。將做先賢之遺業。模範當世。諸生以時肄業於其堂。行見風教四訖。奇偉特立之士。肩相隨。趾相踵。而開府作人之澤。且將與三江五湖同瀾千古也。爰瞽筆而為之記。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强矣。及於桓公之霸。蓋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即至。侯伯見執而罪已。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為非。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為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聾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頹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荊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

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結於吳。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久長者。以其為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于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闢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嗷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為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為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甯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

純以夷狄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緜緜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于牢。衆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即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為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為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橐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鶩鶩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市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為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強臣。如身之有痼疾。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

膈之閒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既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國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為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反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為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為相為掩為司馬使具賦數甲兵既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為難於國中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為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亂於內而強臣不得縱恣以為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鬬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即發其縣之賦以征討于境外救鄭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陰地之役司馬眅起豐析之眾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

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狼邱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强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為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于朝遂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于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反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蟊螣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强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亟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强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爾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吳虞升詩序

吳門吳子訥。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排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然其意默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歷朝。儲位未定。有旨册封上所愛鄭氏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户垣。首抗疏力爭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召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死。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户之見紛然。於是閹豎竊氣。伺隙萌糵。相爲煽張。迹其終始。雖罪有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爲張皇。以激成清流之禍。況其間依聲附和千百爲羣。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矢沒寢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子如意之予。亦且與盈廷水火。漂櫟俱盡。迄今解或存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爲璫黨薛鳳翔所擠。亟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歿得脫於鉤黨。至今喪亂之餘。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鐙雨館。壓聲相對。追數數十年來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爲拊膺扼腕太息而見之於詩。不獨誌游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答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閭邱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閭邱之祖均。同年家主恩爲

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詒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死宜也。即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為詩。使其屢為之不止。何患遽不如甫子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於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平生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為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强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迴洑。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為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視家世鼎盛。鮮衣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卧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為荆棘。以棲冷風。故其詩亦一變。

而激昂歔欷。有所愴然以思。湫然以悲。以時入於少陵沈鬱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衰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然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已。

志壑堂集序

余嘗欲條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為三。彙成一書。三者。一曰宰相。一曰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啟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為輔弼為講讀者。亦遂寬然自弛。以為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之能盡其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況於今之官名為諫者。其能盡其言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　詔命群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

檢討淄川濟武唐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比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
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事件　旨歸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諫職者
自檢討始從此考槃般水之陽發憤著書垂三十年以今年七月訪友四明橐其文
數卷以示余余讀其經世之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訏謨碩畫可與賈
長沙陸宣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得自見
其言於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駸良可悲矣則夫以檢討之文爲窮而始足
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之餘愁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己憂顧其中
若有所不暇者而當任其憂者反營營終日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
以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
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
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䃭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
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
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沄沄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豈有涯耶嘗遂

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縟。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為實。然且執之以為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于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為吾用。此其為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為安。黼黻旂游以為飾。鐘鼓竽絃八音之備以為樂。肥甘以為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為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為固然。取之不知其為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為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為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為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汜然而若離。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子以舍人為知道。

狄梁公廟記

甚矣。賢者之流澤遠也。八月。予道東鄉歸。避雨古廟廡下。仰見題額塵埃中。曰唐丞

相狄梁公祠。按唐書。梁公嘗以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而唐貞觀制。分天下為十道。明州屬江南道。為公使事之所及。其私被德而尸祝之于其鄉。理或然也。予既揖而降。詰其里人曰。若知茲祠所繇建乎。神何為者。曰。不知也。相傳其為宰相時。挈女后之天下而致之唐。豈古之忠臣耶。予曰。然。然則其廟食于茲也。其亦有靈否乎。曰。是惡得無靈。往年有不敬于其父者。見有神若殛之。不旋踵。已有不義而謀人之貲及其身者。神殛之。亦不旋踵。其為善者則否。吾春秋薦享無後時者。是惡得無靈。予聞之憮然。按公生平。一為甯州。郡人立碑以頌德。活死罪二千人。相率哭碑下三日乃去。再為奸臣誣貶彭澤令。邑人復置生祠奉之。遷魏州。魏人亦德之。為立祠。其所至。得民如此。當其使江南時。毀淫廟以千數。僅存者四。詎意其身更一千餘年後。瀕海遐僻之鄉。村落之聚。復有所謂狄公者。而俎豆之如數邪。且為之賞善懲惡。降威福于其地哉。亦可異矣。里人曰。是祠幾毀。行謀葺之。子盍為之記。予乃指謂其人曰。夫公太原人也。其服官足跡。疑未必親至于此。然汝祖父以來皆祀之。無異辭者何哉。以其忠于君而澤于民也。夫忠于君而澤于民。雖非其地之生與未嘗親至其處。而民爭廟祀之不衰。其為臣則反覆不忠。其為民上則貪且暴。則雖其生長之地。與其身親涖之處。民愈加疾怨。害之唾棄之。嗚呼。是不可為人臣者之明鑒乎。非獨

此也汝鄉有善人焉即徙而之他所鄉之人必曰某固某生也其他所人亦必曰某地某之所經歷與其葬處也夫孰不愛而欲引之近乎即其違道悖德爲不善于鄉以沒者不獨其鄉之人疾之雖其子孫亦以爲恥問其姓氏則諱若不聞指其室廬墳墓則變色疾趨而過也夫孰不惡而欲推之遠乎彼與公爲難者來俊臣霍獻可之徒今皆安在居其土者莫待其善惡之著禍福之及是尚不可入廟而知警也哉里人曰善遂記其辭于石

劉孝子葬親記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龍光即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奠未得父柩哀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殷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曰寄居石濚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濚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綫天皆山谷窮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隘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㵎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攀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嘗孺人在焉既入

門。母子相持而泣。已聞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絶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與樾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匳自隨。至歲戊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匳中。啟鐍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匳中出。益大驚。適宿而孝子至矣。其所居村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徼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穀似屬余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泯。而間著於遺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而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在特工。又綴以余之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者。庶在乎此也。孝子字彜蘇。蘇之長洲人。

戶部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君。以今年三月日卒官于京師。其孫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將以其孫奉柩還葬于郃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請曰。吾兄行治。吾已謁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以表諸道。謹伐石為碣。待子之辭。余

曰。可哉。給事之于余厚也。是惡得無言。君諱又旦。字幼華。黃湄其別號。世為西安郃陽人。順治十三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禮部。己亥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閩。與余邂逅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研詩律。分刌節度。辨入毫芒。謂再遊君學力當于古人中擅長不難耳。已相別十年。許聞其為令潛江。有治績。如古循吏。又數年。聞其入為給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尚未足以盡君之能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方遊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有家法。雖

天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命以君當得大用。使其聲施熠然。然不幸以死。故衆而哭君者。愿時有餘哀。是亦不足以見君之賢矣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為縣。始至潛江。親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葺長隄。柱漢水決嚙。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興起進掖。以禮讓。值寅卯方事之殷。縣居孔道。征調旁午。君糗糧芻茭無所缺。臺司倚毗。民忘其勞。既為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令荊郢分界治隄。絕委卸而專考成。得 旨報可。已改戶科掌印。典試粵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于其地設縣治。聲盜淵藪。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于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經歷之地。猶欲為

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邀屆山人大均登羅浮極頂。訪白鶴峯址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匡廬。眺望五老峯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意方自快極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蛻塵埃之想。而視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為。君又自言吾所居芝川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水奇勝。嘗日讀書其下。及為縣。案牘倥偬。呻畢不廢。以此記誦日益彰。而恒若于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先人之敝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古聖賢者之用心而致力焉。庶幾求其自得于己者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為余言如此。今君既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之志之所欲為。一旦奄棄于不及為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歎于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廓然無滯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既貴二十餘年。兄弟尚未析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雨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圖南。誥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封孺人。子鵷。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儀。以此積傷致損。而鵷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則造物者之于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山陰仲淵何公合葬墓誌銘

甲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府君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府君之死已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叔所為公傳畧而嘉延亦自以所譔行狀遺余拜求之銘當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則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為土人守之不得死隨逃入萬山中披雜從方外遊晝夜作苦猶自謂去人境不遠復斲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顛頓枯槁終至于一死而後已推公之心蓋無一日不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之足樂也然公初嘗有意于用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也邑故無城郭前令興築之未就公曰是東南門戶也不可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功罷民不知役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建平界者未幾以憂去蝗遂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為神補任高要端溪受黔桂諸流夏潦屢為災即躬巡隄圩增卑倍薄而蓄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清榷關之假手吏胥得上下其手者舉視有定期商無滯貽官有裕課蓋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幸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浙東事起强以御史召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避白峯不死後入陶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鋤耕不繼隨衆樵汲同事者皆為公難之公曰吾視出没風濤間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自言勞苦

哉。自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塹。臨谿舟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邂逅高僧郭蓮峯徵君李秘霞喜之。結塵外之交。館留崇聖寺。蒙牀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公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少安。願此中常有感感者行別矣。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緘與家人。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屠醆。齋志至此。忝厥所生。數傷莫贖。於君為不忠。於親為不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我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祔葬先隴。以彰我不孝之罪。讀竟而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稽上竈之玉几山。若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娶商氏。大理卿為正子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佐公。吏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夫人之力居多。後公十三年卒。公諱宏仁。字仲淵。初中萬歷乙卯科副榜。天啟改元。覃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工部尚書。高祖鏞。曾祖昶。皆贈長蘆運使。祖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而母贈孺人陶氏。禮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妹也。公性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所求無不獲。人不知其貧。然知其能貴而盡節於所事也。少不為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既習聞外家教。後劉公宗周講學里中。復執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

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永其題主。余公即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追之。固留之飲食。則舟中已皮粥一盂。蔬菜一豆。取啖畢。急挐舟延緣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公之賢。余公且不易得致也。子三人。嘉廸、嘉建、嘉延。俱守先志不求仕。今存者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三人。長陳、次駱、次曾。其適也。孫五人。思永、愈永、惠永、嘉廸出。恕永、出繼嘉建。亦嘉廸出。懋永、嘉延出。曾孫三人。經鈺、經鉒、經鈺、經鎔。銘曰。墮於崖不死。歸以息於此。嘿嘿乎誰與為徒。生棄厥家。彼緇而髡。奚別矣。終返其室。有鑱於縣。孰勸不宣。孰謁不虔。御史之阡。

文學邵君墓誌銘

君諱儒榮。字仲木。別號惺叟。無錫人。君歿後。予嘗讀君之遺文。而歎後之學者。自科舉制興。而古文之道衰。其患莫甚於今之所謂八股者。驅天下之聰明才智。以從事於無用之章句。終身漂沒而不得出。故其間能以文章自見者。必少年早達之士。而老生宿儒。或不暇以為。即為而不能工。與不及俟其成。因以湮沒無聞於後世。如君比者何限也。予來無錫。從君仲子紹棠。讀君文財三十餘篇。覩其所為。顧太學李方傳與陳太守墓碑。私謂漢太史公之法。不傳於今久矣。顧獨於君得之。惜當時有司無

知君才者。而君僻韋閭。亦未有商推古今。以斯文相砥鏃者。故君亦不能以功名自見。即所得文。旋亦散失。不自愛惜。以是益落魄。故兼其文亦不甚名於時。以終。邵氏宋康節先生後。元末有科貢士諱傑者。來居無錫。是為十世祖。明太祖定江南。戶籍無錫。獨虞邵二氏得占儒籍。故其家世業儒。八傳為諸生諱某。某生贈參議諱士宏。士宏生壬戌進士山東右布政司使諱名世。即君父也。君少為貴公子。文采翩襁。所交盡一時名士。以其閒選伎徵歌。而觥籌交錯。投壺蹴鞠之戲。以為常。既屢及省門不第。視天下雲擾。乃日與其徒勒習騎射。為鄉里守禦計。自是無意於科舉之業矣。連歲崎嶇兵燹。家益落。亦不復能為向時豪舉。日閉門誦經史子集。常五六終卷。其部帙行次前後。皆可舉覆。故其為文。悉有根柢。自君死後。人稍知學為古人文字。乃鮮留意於經術。而規模近似。轉相標榜。其風漸繁。漸熾。浸以成俗。君信能文章矣。然生平不自炫鬻。及歿而猶無所稱於世。而獨予竊歎賞之。以為遠過於今之作者。予之言果足重乎。其或者不足以取信。則君之厄於前而伸於後者。亦未可必也。君才略倜儻。天性尤至孝。初亂起。獨走數千里。抵山東。從羣盜中扶掖方伯公歸其家。已邑中諸少年。乘亂欲劫掠富人家為變。君密數其豪數人。給之粟。而以好言餌之。謀益解。邑以無事。丁酉。友人以有事逮獄者。君聞至京邸。經營之。事得末減。歸而貧窶

為之盡白。諸相往來遇緩急傾身濟之。終以此竭其貲而不悔。亦不以矜於人。晚棲心禪寂。常布衣蔬食。日坐臥一榻。雖文字之緣。亦不復作。然君年未老。其氣力猶未憊。宜可久視倘佯於世。一旦患左脈微痛。鍼熨不得施。五月而卒。豈其所見者達。而其中猶有未盡平者哉。君卒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唐孺人。與君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聞紹棠紹祖。二殤。女五人。皆嫁士族。紹聞等以今年卜吉合葬君於小嶺灣之新阡。君之屬纊也。家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不能為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無所言。後三年而方伯公卒。方伯公為吏廉。歿時幾無以為殮。其父子之間。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以遂。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昌厥嗣。我銘其幽。君當知。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四十

孫寶侗 字仲愚山東博山人文定公子諸生廕六品京官不就有惇裕堂集

嚴虞惇 字寶成號思庵江蘇常熟人康熙丁丑一甲二名進士官太僕寺少卿有嚴太僕集

汪士鋐 字文升號退谷江蘇吳縣人康熙丁丑進士官中允有秋泉居士集鈔本

春秋論二

孫寶侗

左氏真得聖人之心者也。其為傳也可以經矣。蓋經者職要。觀其所書而美惡之辭明。傳者職詳。即觀其所不書而褒貶之義見矣。傳之所紀。莫詳於魯宋晉鄭齊楚之六國。者其國君與其執政代立之際。莫卒之年。未嘗不詳哉其言之也。獨楚之穆王晉之趙盾欒書齊之陳乞。則其卒不書。嗚呼。何用意之深且嚴也。蓋曰此弒君之賊而竟以天年終者。天道人事之變。不可以為訓者也。則削而去之。若不足以汙吾簡冊者。所以不正其終也。而亂臣賊子可懼矣。蓋春秋弒君三十八。而陳恒不與。其賊或見誅於國人。或見誅於異國。或見誅於所立之主。鄭之歸生。斲棺廢族。晉之荀偃惡疾自出。楚之平王。身死未幾。國破而不保其妻。亂以報亂。如影響然。左氏於此。書之惟恐其不詳。著之惟恐其不切。所以示天道之昭明。人事之感應。以儆亂臣賊子之魄。而扶倫紀於無窮也。而楚穆以下三四人者無說焉。求其故而不得。則誠世道之深憂也。於是見絕於聖人之徒。所謂左氏得聖人之心傳。而可進於經者也。或曰莒之僕。辭之比。何以不詳。則又微乎微者也。或曰。襄仲殺嫡立庶。魯於是乎失政焉。此變之大者。而於其卒也。聖人竟書之於經。則又何也。曰聖人者。有天道焉。有帝王

之道焉天之於虎狼或生之帝王之於刑辟或宥之而左氏者素王執法之吏也故必求聖人所未及誅者而誅之也抑亂賊多矣而其無說者僅此三四人焉則後世之為亂賊而思倖免者亦庶乎其少也哉

春秋論三

國有與立親與賢二者而已親不親則本危賢不用則政亂此天道人情之極而不可偏廢者也是故一於用親者其國可久而勢必流於弱一於用賢者其勢必強而國不免於先亡槪於春秋之諸國可知矣用親者魯衛鄭宋是也魯之大夫無非公族卿有一孔子而不能用也衛事不詳大抵視魯鄭之七穆與國終始宋之六卿無異姓矣之四國者皆弱國也而鄭亡於春秋之後猶垂百年而宋次之而魯又次之唯衛為最久然則用親之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恩而其敝也則以姑息情之所洽而相臨黨之所激而相忍其君臣上下大抵聯絡顧望才足自全不能就功亦不敢始禍如人之尫羸而壽考者唯從容以盡其天年而已用賢者齊晉是也齊之同姓前有國崔後有欒高而桓公之所以首霸者則管氏之力也又自樹一陳氏而卒奪之齊晉自獻公盡殺羣公子所用皆異姓也韓欒疏屬僅同行路文悼繼霸天下莫強卿三卿亦文所自樹也而卒奪之晉然則用賢之效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功而

其敝也則以詐力欲專其成則去親之偪而不祀欲廣其地則滅人之國而不撫其君臣上下唯務勝人相傾以力相上以謀而其禍適反中之如人之元氣脫而暴亡者雖良醫之所憂而猶力方剛勢常足以自豪也然則兩除其敝而獨收其利者其惟楚之為國也乎抑楚者聖人之所絕春秋之所擯也而何以許之蓋明天討者則不可不正其無王之誅而衡圖是者則又不可不權其用人之法也夫子元子玉子囊子庚子馮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後之屈原皆親也親可用則用之觀丁父彭仲爽闘般於菟孫叔敖伯州犁然丹沈諸梁以及春秋以後之吳起皆賢也賢可用則用之賢以代親則同姓不偪親以參賢則異姓有所顧忌於是親疏相維恩義相濟無畸重之勢無偏敝之情謀易以盡政易以舉而國勢以長振矣是楚之所以負罪通誅而竟能崛強荊蠻擁天下之半而延九百之祀者豈非此道之得也哉然則立國者亦惟親賢並用而可矣

故明戶部尚書白陽畢公墓碑 代文定公

往年余以侍郎佐黔時 王師方下楚蜀煩於征調余以職司憂之每咨議輒列聞兵部尚書張公秉貞曰公鄉有真戶部畢公可規隨也又何訪焉昔余嘗以曹郎事公久其端廉精力有夏忠靖郭湯陰所不及惜遭末造處橫流而當不得比烈也非

其不幸哉。後二十年。余罷政里居。通州知州畢君際有。公仲子也。以墓碑請余。以不詳公事蹟。仲子曰。公得無以前代事不錄耶。恭惟我
世祖皇帝。彰東大義。褒揚忠節。以順治九年。 特詔錄甲申死事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立祠京師。贈謚有差。於以策厲臣勞。不遺異代。恩至盛也。先君子忠於所事。勞於其官。視死事諸臣無後先。公何疑焉。余乃受其狀而次之。公諱自嚴。號白陽。淄川人。曾祖隆。祖忠臣。皆不仕。父木。有名諸生。階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公貴也。公年二十舉於鄉。又四年中萬歷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陞刑部主事。丁光祿公艱。服除。補稽勳。改工部。歷都水郎中。簡淮西參議。丁太夫人艱。服除。補冀甯晉副使。分守河東。引疾去官。再舉卓異。起參政。備兵臨洮。以按察使調榆林。加右布政使。內陞太僕卿。以僉都御史防海天津。轉戶部侍郎。都津餉。尋省津撫。兼領之。加右都御史。移南京掌院。轉南戶部尚書。再引疾罷。崇禎初。起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位五年。致仕卒。贈少保。公為推官年最少。有能名。扼於僉人。不得與考選。僅以部郎量移。公不以介意也。既居方面。遼都薛三才疏請與俱。而晉撫留之力。公以副使引疾。者蓋難於去就也。其在臨洮榆林。皆以威信行邊。郡而卻贖鍰以實倉粟。核撫賞之濫額數千金。尤其卓卓者也。時萬歷之末。百度咸弛。廷臣以門戶相傾軋。巧宦

者皆託冥授規造化。公獨淡泊自如。嘗曰。擇官而仕。非人臣所敢出也。吾盡吾職而已。以故歷方面者十三年。不得召。泰昌新政稍勤。乃有太僕之命。是時我

太祖龍興遼海。已奄有盛京。進逼西河。中朝震恐。以天津咽喉犄角地。設海防巡撫。即以委公。公拜命疾行。衆心以定。而建牙之初。部曲草創。公請調浙直水兵而造戰艦。部議不從。再請募二萬人以成軍。需五十萬。又不從。僅許馬價甲仗四萬兩。而三部互諉不即給。公曲計補苴。置鎮海前後奇兵四營。親都試於直沽諸口。而葺故墩臺以傳海上烽。軍聲以振。公至日。水師舊伍僅二千。及督餉部則合行營兵得二萬一千人。馬千匹。戰艦甲仗火攻具稱是。蓋受事纔歲餘。而所費縣官七萬而已。山東之平徐鴻儒也。公簡師會討。至德州而妖黨于志宏起武邑。行營將董世賢還軍殲之。賊平。而保撫之兵始至。既破鄒縣。妖賊悉平。而手擒鴻儒者。實公行營將來燕禧也。諸撫鎮皆受上賞。公僅晉右都。不言功也。初津門之設鎮也。一侍郎督餉。侍郎遣去。公代之。居二年。乃兼餉撫。自公始。時 天兵再取廣寧。邊守僅山海一綫。餉軍需米豆歲百二十萬。草六百萬。爲關運。而別將駐師皮島。歲需二十萬。爲鮮運。皆倚辦於公。公既海道期程不可常。而鮮運道尤險惡。米豆或截漕。或招買。必預集河干。伺便發。而運價領於戶部。不時給。芻草則輕浮不可以舟。皆依買邊縣。價重則妨國。價輕

蠹食則病民。愆期則病軍。議者齟齬不一。公獨權衡精當。每流涕上書以爭之。歲甲子。關門呼餉。島帥亦告急。公以便宜截漕粟十萬濟之。廷議莫能難也。在事四年。權宜樽節。所省累億萬。而餘銀且五萬。米豆二萬餘。其精覈如此。既位尚書司南計。有請蹕楚賦疏。格於部議。再以漕折呼籲。乃得請。南中賴之。其疏略曰。國用方匱。而借南濟北。顧不至厲南可也。天啟四年。南倉臣委曲圖全。貿借解南糧之始。其時倉粟尚多。石值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給南軍則有餘。故以吳越之漕折二十二萬解南京。而以江西之南糧三十七萬改北運。今南庾僅支一年。而復以吳越漕折盡起北解。轉眼告罄。數萬饑軍。圜視而起。其禍尚忍言哉。公之辨析利害。持正昌言。皆此類也。會魏璫欲責南京草場。公持不可。先是公之在津鎮也。璫遣廢弁。公不為禮。及地震。陳言以慎內批節恩澤惜人才罷內操四事請。已重忤客魏矣。至是再三阻之。慮攖其害。乃引疾歸。時莊烈帝在信邸。久以名德知公。崇禎改元。乃詔起公入掌國計。按明初九邊止有官軍。無主客名。其餉有屯政。有鹽引。有近邊民運。而戶部之太倉不與焉。自客軍設而客餉增。及邊商本色改而屯政盡壞。乃發太倉銀以贍邊。曰年例。萬歷以前僅四十六萬。至是三百八十萬。而關鮮密薊通津新餉又五百萬矣。其太倉庫銀。萬歷初積至一千二百萬。後四方用兵。耗費略盡。及客魏盜帑藏

以結邊餉羣小竊窺其中而衆朝之積掃地無餘天啟六年尚得十一萬有奇比公受事不滿三萬自是左支右詘歲入不數出者三百萬於是加田賦增鹽課減官吏生徒優免祿食一切之政不能復罷人主焦然時中夜召公問計公曰國用不足冗冒多而吏弊滋也惟核汰一法可乃下九邊督鎮詰問士馬之數酌戰守以為厚薄而改通倉輕齎以歸京倉稽汰西邊撫賞歲省數十萬香蠟芻豆舊以京商採買隷中官公改官買又省十二三而京商無抑配破家之患一日召對平臺首問公及兵尚書天下兵餉數兵尚書悶然不能對公為奏某某地兵幾何最悉乃自陳所司餉額某某新舊錢何今已發未發各幾何一代軍實粲如指掌百僚聳聽皆歎服不可及會軍興旁午中旨日夜嘗數十下公立奏成手中一一中機宜朝右倚以安危焉前天啟中尚書郭允厚請預徵明年遼餉三之一至是復遣京卿守催麼徵舊餉十之五公疏曰軍興孔亟不得已而催舊餉實於本年完京邊之五非索於本年之外亦非全徵大糧之五也遼餉畝加九釐預徵僅科此餉若槩徵夫大糧三分則民病矣請列其目頒天下横征者罪之時四方饑旱羣盜蜂起供億煩難怨咨不可止然而公之意亦足白於天下矣故事朝審錄囚吏部尚書定案壬申歲特召公主之蓋異數也時東林浙黨搆既久即所稱中立者亦別樹氣類為一部曰寬伺爭勝負國

計邊防一不問於是人主益孤無倚思欲復委中涓張彝憲者一日來總戶工二部踞上座掣公肘時摭細故激帝怒公引罪而已先是温體仁訐錢謙益黨事帝召羣臣切責不已公慨然曰臣知籌國計盡職守耳不知黨為何事蓋公立朝一以公義為可否嶽立冰凝無所附麗諸公皆心知其斷以不己助莫為推援也體仁既入閣專事文深內求人主微旨與俱上下時軍需益急更嚴考成法即循吏以尤異進者核不及額不與也於是吏部之考選並關戶部而體仁所欲進退者每授意公公不應乞骸骨奏上温旨慰留再三上乃留中不出最後累疏上辭益切帝度公不可留頻責望蓋公持國計六年所凡京邊出納酌劑盈絀權衡不失錙銖先是諸軍脫巾無虛歲而終公在位無鬨者故帝不可一日無公而公實病日增劇於是君臣交難而鄭友元之事起友元者新授御史也與體仁異體仁患之乃摘其前令青浦闕金花額臨考補解為欺謾而公核考成不卽發為黨激帝怒逮友元而下公於理南北九卿監寺科道前後九十餘人連章論救不已得放歸尋以籌餉功予原官致仕銀幣嘉賚焉崇禎戊寅公考終於里壽七十撫臣以聞得贈廕葬祭如故事公生平無所嗜好得專一思慮於軍國計案牘旁午神理豁如執簡御繁應機立斷所歷卿貳皆劇職錢穀浩瀚緒散紛棼皆手自會計老吏退立而已奏疏一百三十六卷文集

編類書又三百卷。張尚書又言公每視事畢人吏退散獨扃戶取會計籍目選除之納夾袋中次出史籍羣書凡有裨時政者手錄覽日以為常此立言之所以富也初公既以微罪去其繼公者心計不如操履又異徒悠游養虛好用浮薄口給之人或以書生奏記一言而合輒引拔要職得領大農金錢督權市馬譸張紛拏迄無成效以至於亡天下於是乃思公配胡氏累封一品夫人三子長際壯幼際孚俱蔭官未仕而通州君以文學吏治世其家舊史氏曰莊烈之世求治太急嚴法禁用伺察以起媮窳平臺便殿召對無時未謂不精勤也然其長偽者徒以大言敗事而文巧者又用苛察以中人主之意即一二老成黃髮之臣勤其官守著有勞績將以圖實效計久遠而卒以苛責疑形困頓阨塞以去如畢公者豈非遇而不遇者歟銘曰

公序鹽筴利安可盡神明昔騐茶法之論上下兩等去衆去甚計可經常惟中等近黠估騰口願先輸錙闇者色喜若饑得糧使者亟請余不謂臧力紬情見公私俱傷竊使伺急墜我紀綱用絕新議以守舊章其後公生亦嘗 國計論說棼繁鹽筴實最先輸而訟致煩 廷議羣公見逼瞋目攘臂某惟守擔得公遺意質之先民庶幾無罪作為銘詞以示來世

胡朏明禹貢錐指序　　嚴虞惇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韙其說。以為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源流而抉其異同者。蓋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洵乎其難哉。德清朏明胡君著禹貢錐指一書。余受而卒業。慨然歎曰。偉矣哉。此禹貢之功臣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山經海志。荒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曰。廝為二渠。復禹舊迹。說者猶以為與龍門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縷覼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失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山川則消長不常。土宇則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經數處。九河之跡。至漢已堙。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為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疏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為會最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支分派別。瑣而不失之雜也。今朏明之書。簡而核。精而賅。網羅放失。而實事求是。摘抉微渺。而融貫古今。兼班志酈注之長。而去其二難。洵可以不出戶庭。而指畫九州。目營四海矣。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之傳。蔡仲默之註。皆立於學官。

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孔傳頗多抵牾先儒皆以為魏晉間人偽託非西漢筆也自南渡以後儒者高談性命而忽於實學易之不主象占也禮之不考器數也詩之不詳鳥獸草木也禹貢一書保殘守闕承訛襲繆幾千百年得是書而闡明之其有功於經學豈淺鮮哉君為人氣專而容寂平居以著述為業不接人事蓋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精覃思凡二十年不惟區明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人財成輔相之精意源仲所謂深於道者庶幾近之今

天子導河周嶽灑沈澹災此書陳廣廈細旃之上豈徒備水土之績而已行見立之學官傳之誦習正孔傳之偽而訂蔡氏之訛尤後學之所深幸也已

安徽巡撫高公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子懋別號一庵先世居山東之高密明萬歷中有諱有者遷遼東之鐵嶺遂為鐵嶺人有生良輔良輔生景時景時生尚義從

世祖皇帝入關勘亂有功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皇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子五人長曰天爵官江西建昌府知府陞兩淮鹽運使耿逆之亂抗節死贈太僕寺卿謚忠烈次曰膺爵曰錫爵公其第四子也次曰蔭爵高氏歷世隱德不仕至光祿而大公之昆季皆位岳牧著聲績而公之功烈為尤顯公初以門蔭補蒙古

都統七品筆帖式。年雖少有幹略。選授河南衛輝府淇縣知縣。遷西城兵馬司指揮。出為江南淮安府同知。管理邳睢靈壁河務。陞揚州知府。康熙己巳。大駕南巡。擢江蘇按察司使。晉福建布政司使。到任三日。特命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未十月。復命巡撫廣東。丁內艱歸。服除。命分修南河高家堰。明年。南巡閱河。復本　命撫皖。旋以事解任。仍赴河工。又明年。南巡。事得白。尋　命督理靜海漳滏滹沱等處河務。公為人精明強力。臨事果斷。不吐剛。不茹柔。不畏險難。不避嫌怨。所至發姦摘伏。興利除弊。或他人選愞恧縮不敢出手者。公應機立赴。莫為持難。若庖丁之於牛。養叔之於射。王良造父之於馬。砉然沛然。無不如志。以此收民譽。而亦以此結

主知。至今論封疆大臣之以才幹稱者。必首及公也。三藩畔渙。淇當兩河之衝。軍需絡繹。民困輸輓。驕兵悍卒稍失意。則撞搪叫呼。官吏多竄匿。公先出庫帑抹辦。而役徵之民。芻茭糗糧。悉儲境上。至即給發。檄出境。無有稽留逗撓者。其尤無狀者。申憲以軍法從事。莫敢齟齬。民得安堵。而事益集。民有訴其妻亡者三年矣。莫得其主名。公悉逮其鄰里。及常所與往來者。閱視之良久。指一人曰。汝何敢匿某妻。其人色動。叩頭曰。某非匿亡者。乃知匿亡者耳。即縶其人蹤跡之。果得匿亡者。實諸法。民咸以

為神。京師多大猾。而指揮官卑。制於御史。不得專決事。豪右相率侮慢以為常。公受事之三日。諸豪有挾妓羣飲而譁者。公命吏執之。吏曰。此諸豪。恐及禍。公曰。無恐。擇衆掩捕之。無脫者。公念此曹皆怙勢。少遜緩之。即不得行吾意。乃佯目吏曰。此皆白丁耶。抑職員耶。白丁無大罪。職員當請黜革耳。頃之。皆以白丁對。即手杖而逐之。甫畢。而憲符下。業已杖。亦無如之何。當是時。諸豪大猾皆斂手避高指揮。高指揮之名震

輦下。邳睢歲有河患。夏秋之交。風雨暴作。洪濤怒波。轟蕩隄岸。一壞則萬姓魚鱉。公呼召徒役。舉土卷埽。隨方捍禦。而以身當其衝。僚屬切諫不聽。隄卒以完。諭者比之王尊。周甲富而懦。王乙糾亡命刧之。書券而悉署其資。甲訴之州。不為理。以訴公。或曰。河官不宜與民事。公曰。吾既分治邳。邳民即吾民也。民冤不得直。奚官為。卒具獄。寘王乙於法。揚州例供草四百萬為防河。而揚方罹水災。草價騰踊。貴且十餘萬。公請總河寬其徵。至以去就爭之。遂得請。於時元日有鶴來之瑞。遂以來鶴名其堂。而公廉能之聲。播於遠邇。達於畿甸。

天子器其材。遂有江蘇臬司之命。公益勵精勤。矢志平允。以副

天子刑期無刑之意。每當讞獄。多所平反。先是有私販鹽者。以拒捕悉論大辟。公親鞫之。問防兵幾何。曰二十七人。犯鹽幾何。曰百餘人。拒捕傷人乎。曰無。傷鹽犯三人。

公曰以百餘人拒二十七人兵不傷而反為兵所傷何名拒捕哉論其魁餘悉減等楊氏父死而訟父妾與人私生女某月日送育嬰堂者復有要人持之公曰予當為父隱父死而暴揚其私非情也且真偽未可知一日以事至揚猝入育嬰堂檢其籍無某月日送女事其子覘知之遂囑院移其獄於藩司公曰治獄吾職也吾能越職而問錢穀乎即日親鞫以籍為左證其子詞屈遂伏罪欽犯賄解役佚去而解役亦逃拘其父訊之不承公飭吏密伺之有與其父相聞者執以來得一人公曰此即解役也一訊而服人問其故公曰獄有五聽吾得其情耳無他術也粵東歲大飢公至即發常平米賑之而後上聞上嘉之州縣舊派里民荷擔承應過客名曰過山夫役使勞苦公嚴其禁令自募糧役舊任里長因之侵蝕花戶輸十二於官而私其八吏以奴隸畜之莫敢與抗公立按糧均役之法盡革其弊民大以為便刑具舊用鐵梨木籐約其下而貫以鐵以是訊獄鮮全活者公命易以杉木麻約之而貫以竹頒其式於州縣至今用之舊制凡監斃三人止罪印官而不及司獄公請與均罪又請罪人配潭泉者得冬月發遣以免羈禁皆報可公在粵凡舊政之不便於民者悉訪求其實大者奏聞小者檄罷聲生勢長陽施陰設大約以剛決為主而濟之以仁恕故民畏其威而感其德去之日老幼扶攜遮道奔送自羊城抵梅嶺蓋千餘里不絕也

公凡兩治皖。皆不久而去。其治如在粵。民至今思之。初公自揚州即以才見知於
上。有清廉之褒。親灑 宸翰賜焉。後遂疊蒙 恩賚。非次拔擢。中雖被議。而
聖明洞鑒。終始保全。再委河務。軫念勞績。眷注弗衰。尚將有以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初公之撫皖也。以監臨當往江甯。念太夫人年尊。不忍離朝夕。遂奉以行。江甯人榮之。及再撫皖。而太夫人已歿。顧瞻堂宇。涕泗潸然。痛親之不再至也。公忠孝天植。內行純備。少負大志。不屑紈綺徵逐。平生尚意氣。重然諾。讀書通大義。每論古人成敗。則抵掌擊節。垂老猶手不釋卷。好學其天性也。公生於順治辛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己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九。配楊氏。繼配納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五人。其偉庚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其倫候選通判。其健太學生。其佳其人。女七人。孫一人。公既卒之幾月。其偉具狀來請銘。銘曰。

高世隱德。發跡從龍。公承其先。實大聲宏。始以才顯。號能治劇。弛張隨時。道寬軼郤。於江於淮。閩粵之交。風行標馳。除莠蘇苗。名徹 九閽。懋嘉乃績。 六飛南幸。疊荷
恩錫。汝平水土。克成厥功。無替前勞。保其初終。民有口碑。史有載記。揭於貞珉。用告來嗣。

特進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神道碑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特進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以疾薨於甯夏之里第。時
天子西巡朔方。聞訃震悼。特命　皇長子親臨其喪。諭扈從諸大臣赴弔。閏三月六日。御製祭文遣大學士張某　賜祭如禮。其孫子宏燦宏煜等先後赴行在所謝恩。
上復召見慰撫。所以褒崇寵錫之甚厚。於是宏燦等撰事狀。以隧道之石請銘於余。
先是十五年春。公以甯夏提督奉　命朝京師。余時官翰林。始識公之為人。後公凡四入朝。余待罪政府。與公相周旋。悉知公忠勇大節。歷官制軍勝敵之略。與其生平慷慨質直。強毅不撓之氣。未嘗不景仰歎慕。以為古之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褒崇寵錫。推心置腹。眷注之重。與夫自初及終。䘏賚之隆。尤足以獎勵勞臣。為國家宣力効忠者之勸。故於燦等之請。輒條次其梗概。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良棟。字擎之。別字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邊。及公官甯夏。因家焉。故今為甯夏人。公少倜儻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好覽古人忠孝節俠事。常慨然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出死力。定禍亂。安用儒生佔畢為。遂以順治二年。從英王入關。制軍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時賀珍武定大等構亂秦隴。從都督劉芳名討平之。又從定甯夏。署甯夏屯田水利都司。四年。帥師征河西。克之。單騎縛偽總兵丁國棟。以功補高

臺遊擊。十三年經略洪公承疇薦授雲貴制府中標。從征瀧納水西諸苗。探山谷峽
險。糧運不給。諸軍多失律。公獨號令嚴整。所向克捷。所俘獲悉頒諸麾下。無私留者。
積功陞雲南廣羅鎮總兵官。今上御極之元年也。鎮府初設。軍旅草創。公振肅綱紀。
仁威並行。伐叛柔服。動合機要。故能建威消萌。烽火不驚。吳三桂偕制滇南。調公為
貴州總兵官。勅令進攻水西。時公已丁外艱。力辭不允。墨縗即戎。水西平。乃聽終制。
再丁內艱。服除。八年補大同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考核軍政。嚴而不私。積弊為之盡
革。十一年調天津鎮總兵官。天津素稱盜藪。旗丁鹽販。通行囊橐。白晝大都。攫人而
奪之金。吏莫敢訶問。公至則申法制。立程約。張設耳目。窮治根柢。務在鋤強暴以惠
孫弱。於是奸究屏跡。部告無事。十五年奉　旨以提督撫安甯夏入　朝陛辭。當是
時。三逆煽亂。遠近響應。甯夏叛兵戕殺主帥。勢益猖獗。公見
上。詞語慷慨。忠義激發。請以家口移居京師。使得專意擊賊。
上為之動容。　特賜第宅銀米貂裘鞍馬弓矢之衛。公即日就道。直抵延綏西路之
定邊。諜報賊兵由甜水河來刦餉。左右請少卻。公叱之。晨夜兼趨。搶入橫城。賊不敢
公卒至。遂宵遁。公厲兵秣馬。修器械。屯餱糧。訓練士卒。以勇以義。賊偕亂者熊虎劉
得閭國賢陳國忠四人。請　旨正法軍中。肅然無敢譁者。在任三載。威信大行。關中

已略定矣。公念漢南巴蜀。未入版圖。天兵稱誅。民罹湯火。十八年。上言臣願以所部練卒五千獨當一面。規取漢興。恢復川蜀。

上下公卿議。議者謂由興安棧道入堵山小川子四路前進。須滿漢兵五萬人。前後接應。輜重不與。公曰。兵貴精不貴多。遂率甯夏本標漢兵五千。自齎行糧由八堵山徑進。遂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略陽。分遣裨將急趨陽平關。覘賊虛實。十九年正月。兵至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江水暴漲。波濤沸天。岸無舟楫。賊矢石如雨。將士皆懼。公誓於眾曰。此臣子報國之日也。視我鞭所向。敢退者斬。於是一軍皆奮。呼聲震山谷。遂擐甲浮江而渡。江流為平。賊錯愕奔潰。師乘勝逐北。過青川。大敗之於石夾溝。再過青背山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勢如風雨。不十日而抵成都。先鋒奪門無有阻者。遂入城。城中人不虞我兵之從天而降也。先是

上以公老於兵事。　詔問公收川事宜。公條奏兵調發若何。糧輸輓若何。剿撫大勢若何。經畫詳明。言極剴切。

上是公。悉從公議。是役也。兵雖兩道入。而諸將方略。悉公所預定。公既入城。即下令禁剽掠。市價不變。男女不驚。赦脅從。撫降附。開誠布公。宣布威德。於是東西川及天全諸土司烏斯藏番族等。皆傾心向化。民樂更生焉。捷聞。授公勇略將軍。仍管甯夏提

督事會雲貴總督缺人

上曰。趙某謀勇兼著。操守清廉。雖係武員。通曉文義。其改為總督。速以勇略將軍。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兼理糧餉。時雲貴尚阻兵也。公在蜀聞 命。以年老疏辭。不許。即自蜀入滇。二十年三月。追劉胡國柱於鸞音屋。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建昌。九月抵雲南。時湖廣廣西兵。已圍城數月矣。公閱視壁壘。謂營陣大遠。賊得休息。故久而不下。恐師老糧匱。法當移營以逼之。乃自帥五千人急攻。親冒矢石。諸將益用命。凡八日城下。蓋公為將善料敵。識地勢。勇氣感發。不避險難。其教士悉用紀律。信賞必罰。臨陣對敵。勸以大義。故士卒皆樂為之盡死。所向有功。平滇平蜀。皆以此也。是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海宇蕩平。櫜弓歸馬。

天子念公久勞於外。特准入朝。掌鑾儀衛鑾儀使事。優老臣。獎舊勳也。公結髮從戎四十餘年。大小之戰數十百。功勞奏最。莫與為比。

聖主深知其忠。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每寵以殊禮。其方定蜀也。 御書丹誠備顯秋興賦。 命公子宏燦馳至軍前賜之。其既定蜀也。 命宏燦再至軍。齎賜弓一張。馬六匹。及宏燦以甯夏總兵陛辭也。復賜公 御製詩。太極圖說。刀一。撒袋一。其平

滇而歸也。遣使郊勞賜茶。其掌鑾儀衛也。時天寒。賜懸狐裘帽各一。其奉召入見也。天子停驂勞問。呼將軍而不名。其就醫江南也。命舁至觀德殿。聖躬親視。憫惻者久之。念其疾也。則撤尚方珍物人參鹿尾以賜之。念其老也。則擇內城寬大第宅以處之。或手書存問。或畫日三接。大官賜食。便殿命坐。隆恩殊錫近古未有。有大事必就公諮訪。或召至京。與諸大臣錯議。必待公而決。而公亦殫心盡瘁。不為依違。在上前知無不言。無所隱避。三十年師征噶爾丹。命公巡行塞外。公相度地形。施設營障。日以私財椎牛饗士。馳驟沙漠。據鞍顧盼。英風銳氣。老而不衰。大駕親征。公又扶病入朝。口陳兵事。侃侃諤諤。皆可見諸施行。上方深倚畀之。而公以不起聞矣。公學問通達。才思警敏。每奏兵事。皆躬自操牘。不假手於幕客。曰軍國大事。非他人可代也。日教子弟以忠義。曰君恩深厚。汝曹宜盡力。居喪哀毀骨立。若不能勝者。治家嚴而有法。門無雜賓。蓋其內行醇備又如此。公生於明天啟元年十月。卒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年七十有七。娶郭氏。封一品夫人。繼娶李氏。贈一品夫人。再娶白氏。子五人。宏燦。左都督管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宏

樊。山東按察司副使。管天津道事。宏煜。內閣中書舍人。宏煒宏熺尚幼。女三人。孫六人。銘曰。

天祚 聖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惟烈。早歲杖策。從王於征。搴旗奪纛。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齊密。畿輔之地。奸宄是匿。挈持維綱。以鋤以誅。關中叛渙。將驕卒狂。風馳飆驅。迅埽欃槍。巴蜀梗化。滇黔阻兵。

主憂臣勞。抗章請纓。遂率所部。練卒五千。鼓行而南。搗其中堅。腹敗支披。莫敢齟齬。整旅入郛。前歌後舞。市不易肆。農不輟耕。爲言弁褰。壺漿來迎。蠶叢既定。揚旌渡瀘。環城三帀。拉朽摧枯。賊首朝梟。降幡夜豎。氛祲盪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帝曰爾庸。告於文人。勒之銘鐘。大官授膳。尚衣賜服。彤弓盧矢。騂騮驥騄。公之在朝。

天子是毗。公之既歸。

天子用思。國有大事。爰詢爰謀。公條一言。奉爲圖球。公之材武。如羆如虎。公之智略。如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不滅。公之亢直。如鐵不折。恃其孤忠。以報

一人。至老不悔。厥聲渐渐。惟

天子明聖。其勳勞。生有殊恩。死有厚褒。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臣忠 主聖。古莫與二。豎觀戢兼。此爲不朽。我作銘詩。垂示永久。

史蕉飲先生過江集序

汪士鋐

頃寓直　禁苑。獲見澤州相國為蕉飲先生詩序。述其嘗以能詩名稱於上前。竊歎相國之知人。而又多其雖有薦拔而人不知。以為深得古人薦賢之體。夫世之一長一技之士。咸欲得有大氣力者為之先容。而名相壓。勢相軋者。又不勝其忌且嫉。是以文人詞客。多至老死巖穴而無聞。即或幸得一官。而隨人進退湮沒不彰者。何可比數。如先生之詩。名垂二十年。天下之士。方樂誦而習之。而相國復於稠人之中。傾心愛慕。徹名　當宸。是相國之有容。而先生知遇為不可及也。余往在太學。即從先生遊。而先生舉京兆。余亦廁名副榜。辱先生不以為不肖而棄之。同時一榜諸豪儁。如西崖元朗。皆朝夕相聚。論文飲酒以為笑樂。其後先生與西崖俱出入承明。而余方自憐其駑馬下乘。顛躓長安。後十年始繼塵詞館。中間浮沈上下。踪跡稍疏。比年來復遭罹荼苦。牧馬岷山。旋被　恩命。校書邗上。東西奔走。靡有定居。而先生與西崖元朗。皆改官諫垣。未得相見。昨歲始得侍　內直。晨入暮歸。欲一求先生之詩讀之。而不可得。日者扈行塞外。倉卒南歸。過先生於汶上。艤舟待聞。岑寂無聊。先生始出其過江集一編。即相國所為作序者也。尋繹玩索。溫柔敦厚。所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於先生之詩得之。宜相國以為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也。今先生

暫爾告歸不日還朝以載賡補衮之什西崖先生則視學中州清苦剌厲不異太學虀鹽之日而元朗乃不幸逝矣悲夫余素不能詩得交於先生與諸君子後近復日侍相國之側嘗竊聞其緒論因承先生命序於簡末并道其曩昔歡會之樂如此云

送巡道楊賓實先生序

歐陽子有云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故登金門上玉堂者咸矜以為文章之官而無所事乎其他不知文者所以載道者也文而不本乎道則文為空言而道者乃致治之本道而不施於治則道為虛名道也文也治也古者合為一而今則區為三惟我賓實先生固合道與文與治而為一者乎先生之在翰林也樸直自守其文皆體道之文其視學畿輔也辨正文體崇尚經術一切請託苞苴以非道來者悉屏不行而又不自表暴形人之短以成己之長其供奉　內廷也將之以誠敬處之以忠實內無所援外無所攫守其道不懈於文惟先生為能盡翰林之職者也是以

天子信重之已而直隸巡道需人

天子特破成例簡用斯任巡道一官畿內刑獄之總彙保佑善良抑挫豪橫職至重也先生始下車折斷滯獄期月間漸數百餘事犴狴皆空積無留案其政不嚴自治而又申明職掌整頓綱紀不屈己以自下不居高以傲物穆然有道之容衆皆稱為

長者不知先生以道自得施之於政事之間以及於待人接物之際悉由誠敬篤實之心而勤於其業不猛不弛實有合於古先賢之所行昔朱子在南康時有躍馬於市傷小兒者不以衣冠子弟縱而不問其在潭州論斷獄事以為不可不論是非善惡務從寬厚惟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其在漳州防胥吏沈滯公事邀索於人則嚴立程限使一句詞訟應時都了蓋威則使人畏而不敢犯勤則使人信而不敢欺政事之間莫非至誠惻怛之所流行而民有不化者乎先生以文章之官居政事之地一皆本於朱子家法於以立身行己於以對揚　王休無所施而不當矣銘於先生為後進且在弟子列因本先生之志而書之所謂合道與文與治而為一者也

贈佟君申之序

善為治者必察天下大利大害之所在而經營措置於以成不朽之烈而垂功德於無窮如江西湖口縣在洪波震蕩之中商旅輻輳皆泊舟於此猝遇風浪礁石相搏則靡爛潰敗不可收拾雖有救時之士建議遷徙而仍襲既久莫可改易以是為行旅之病余昔往來江湖間目擊險阻輒形為謠詠然亦苦於無可如何之勢余中表兄吳商志先生以布衣能言天下事嘗欲於左蠡之地別開港口以殺江勢以平磯

石之怒時抵掌而談復繪為一圖以授其子藏之行篋蓋當道君子有大力者主之而未得其人前年余友漣君聿修視學荊楚於湖南北制府公所遇今江西中丞佟公之子中之中之制府公壻也英年挺拔豪氣直上妙能為文章工吟詠所著有潛修軒集而又明於大義每以忠孝廉節之事相鼓勵故於范忠貞公之盡節閩中也則追紀其事以志嚮往西鄉用兵也則有慷慨從軍之思而又襟期闊遠其登衡嶽也則有海天縱目圖之作其他清詞麗句不可枚舉既與聿修相見雖甚輒上下古今論當世利弊聿修因為言左蠡之險并及商志未竟之志中之慨然曰家大人節鉞江右有封疆大任是宜為言於是即草索問次第其事并與前圖以告其尊甫中丞公公爰集僚屬往驗其地相山川之險易度工役之費用事在必行會昨歲稜禾歉以癒而中丞公之謀國久遠與藩臬傅公楊公皆當代賢者同德比義必能相與有成以活湖口往來之民而要其立心矢志視天下之民如己饑溺則中之之有以先之也余因高中之之行誼恨不得與之往還相與乘風鼓枻聽石鐘之聲覽姑山之勝而一抒其心目今幸讀其文辭與聿修之言恍如相遇於一堂也異時中之通籍貴顯成天下之務活天下之民秉旄建節以繼中丞之後不遠矣中之已歸豫章在中丞公前朝夕奉侍必數數為公言知左蠡之役必有成也因為之序并系以詩曰

維木有根。維水有源。中丞之子。節飲之門。克己勵行。則維其真。忠義斯慕。經史是耽。朝吟夕諷。其書等身。託身稷卨。交結雷陳。慷慨世務。舉見於文。左蠡之險。天下所聞。磯石博擊。江水吐吞。行人過之。悸心驚魂。公子感動。見義當仁。從容趨庭。以告嚴君。別開港口。全活斯民。一言之傳。萬世之恩。濡翰吐詞。行勒貞珉。敢辭不敏。用播方塵。

昨非亭記

長蘆運使孔君彝仲。以按實鞫獄。忤上官。一朝去位。人皆是孔君。而惜其去。君獨蕭然自樂。略無幾微得失介於其胸。孔君亦賢矣哉。君家闕里。有竹數百竿。將歸而治亭其間。益教子弟以讀書為學。因屬余作大書榜其亭。名之曰昨非。昨亦何非之有耶。即其理之所在。以行其心之所安。而甯為其拙。無為其巧。甯獲戾於上官。而不敢以人命為草菅。不賢而能如是乎。然人之毀譽何常。是非甯有定哉。當世所號為才且能者。往往武健嚴酷。一惟上官意指所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雖致人於死。不少顧恤。假使如其所為。則君且不去。彼方居其官。享其用。出入烜赫。儼然有靦面目於斯民之上。而君乃歸矣。夫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君子不為也。故曰孔君賢也。昔淵明作令八十日。拂衣高謝。其著歸去來詞曰。今是而昨非。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君在職未久。去非其咎。而君益虛其心。平其氣。與人相見。不作世俗一語。惟論文講藝。以

為子弟法。其致豈出淵明下。又何必今者之是。而昨者之遂非也。君子以是益賢孔君。而為斯人之徒惜也。雖然。非孔君意也。孔君欣然而笑曰。有是哉。無多言。且歸去。

東園記

去年秋七月。京城大雨。壞民屋廬。余居日南坊西偏。其東則卞氏廢圃也。舊有池一夕水漲。毀我垣墉。乃請於卞氏。乞地數丈。築之。作東軒於其上。今年夏。卞氏地將他鬻。余以昨歲之勤也。乃併購之。袤三十餘丈。廣五之三。南鄰廟陂地最下。為作隄以障之。又前後繕垣樹門。平其隆者。湮其窪者。復疏廢井。得泉而甘。凡土石工役之費。其勤有甚於昔者焉。客謂余曰。斯地也。其土可以殖。其水可以灌。是宜為圃。因名之曰東圃。有客笑者曰。斯地也。無花木之繁。無臺榭之飾。是鵲者其穢之所積。而馬矢之所填也。何圃之可名。余曰。苟吾意之所適。雖屋角半弓。室中方丈。皆足以為娛。若夫名園大宅。高臺深池。極富貴者之樂。其廣袤有什伯於是者。而達官顯人。拘牽職守。求一顧而不可得。茲之閒園曠壤。為他人所棄置者。而吾以不才之身。得散步於其間。朝可以觀初陽之升。暮可以眺夕嵐之斂。風雨之晦冥。煙雲之繚繞。皆得望而即之。且也門臨池水。宜於種柳。長隄平衍。宜於植槐。而桃李梨杏。凡賤而得實者。皆可月栽日殖。數年之閒。安知其不蓬然深林。鬱然茂草乎。而何不可名圃之有。客

笑而去因書之為東園記

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惟兵部尚書范公為文肅公之子忠貞公之弟服勞王室厥有成績

天子懋功明德　御書世濟其美四大字以賜蓋公之忠孝天篤性成而洞達政體其勘亂牧民威棱慈惠畢被滇黔江淮間厥功偉哉公之葬也婁東相國誌其墓公子時繹屬鉉書之且請作墓隧之碑謹按公諱承勳字蘇公號眉山裔出宋參政文正公後自江右六傳而隸籍遼陽其世次官閥載公墓誌中文肅公諱文程

世祖朝官太傅兼太子太師翰林秘書院太學士公其第三子也年二十四授工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擢監察御史調吏部郎中時吳逆餘孽未靖譚宏等叛走東川公往護征蜀兼督楚餉譚宏死復盤鎮安將軍噶爾漢餽餉益遠公自歸巫陸路抵夔門以達重慶持四十日糧援大軍之駐瀘州者軍無匱食還京補文選司郎中康熙某年兩江總督于公成龍卒

上篤念之命舉如其人者以奏廷臣薦公及陸隴其等七人明年遂擢內閣學士又明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總督雲貴粵西蠻猺雜踞非時竊發滇黔新剏於兵瘼瘡未起公一意休養乃酌廣西凡郡糧米或徵或折及請蠲糶

賀二縣糧之無徵者。至滇。首除藩莊偽標之害。藩莊者。明沐氏田。號曰勳莊。國朝畀吳三桂。吏稱藩莊。逆平。莊歸有司。常賦外復徵莊租。公請還為民田。而平其直。逆藩既定。其標下幾遍滇城。時議盡歸之旗。羣情危懼。公槩請免發。人得安堵如故。二十七年七月。湖北裁兵譁變。滇卒潛謀煽亂。移駐尋甸之兵。亦脅衆鼓譟。焚燒民廬。城中又復告變。將以其夕舉事。公偵知其情。不得發。翼日就縛。斬其渠帥。餘釋不問。復逆擊尋甸叛兵於交水。擒其首惡二十餘人。斬於轅門。諸反側搏怖褫魄。兩迤數萬衆帖安。公以便宜奏聞。上優詔褒嘉。謂微公則變且不測。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抵貴陽。以本官總督兩江。江南財賦甲天下。民疲征役。公至即上言三吳賦重。宜復稅秋糧例。至六月開征。又除江西運糧腳耗。又請江蘇盧鳳諸處。積欠地丁漕項。分年帶征。又請存貯米麥。以振江淮被災飢民。并蠲淮揚徐泗所屬漕項舊欠。皆紓江南積困。丁太夫人憂去。服未除。拜兵部尚書。尋督修高家堰。平廣西猺變獄。乞休。慰留。再請乃致仕。里居十餘年。遘疾卒。年七十有四。公前在滇九年。尤熟諳彝情。土奚素事殺掠。自吳逆徵其兵助叛。復假以爵秩。桀驁尤甚。於是黔之龍天祐。欲以土總兵世其子。滇之安世基。殺人以祭鬼。公諭以禮法。結以恩信。頑梗悉服。魯魁山渠率楊宗周。踞滇萬山中。與猓目尚義等。合謀犄角。數掠新嶍蒙元景楚諸郡縣。公遣土

弁入其巢。為陳禍福。宗周等感悔。籍其土田以獻。公以朝命授為土官。環山州縣遂以安枕。已而尚義等背盟出掠。公用宗周為嚮導。搆其衆。尚義走死。磔其尸以徇。標奚茂著搆釁殺其主魯姐。姐妻其黨阿所。地近蜀遠。花蓋州

上遣官會勘。阿所逃匿東川。公密擒寘獄。時會勘官將貰奚罪。公執不可。乃按以重辟。金沙江為迤西屏翰。環滇八百餘里。與紅黃二喇嘛接壤。轄麗江土府以扞江外中甸。吳逆出竄湖湘。恐蒙番躡其後。割地賂之。蒙番始與麗江共有金沙之險。麗江地去賦存。公請蠲其賦。以恤土奚。又劍川協地連蒙番。汎兵單弱。宜撤內地四汎以益之。北勝州治江外。為金沙下流要隘。而永甯土府又在其北五百餘里。通處蒙界目丁五十人。不足為備。土州高贊配最孱弱。優恤之。責以扞衛城東。永北宜改協為鎮。以流土並守。始格部議。卒如公言。忠貞公諱承謨。總督浙閩。以耿逆殉難。

天子眷佑。官其子時崇。今仍督海疆。公卒之年。適陛見來京。執公之喪。一門忠孝有由哉。娶穆奇覺羅氏。繼娶沈氏。一子時繹也。銘曰。

承相業兮光後裔。樹麾幢兮凡及弟。篤忠貞兮千萬世。

陳繹思和本初傳

曹耀珩

陳確字繹思金陵人從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為人尚大節不治生工詩字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長沙之能文者皆豪之相往來獨特與北方人和本初友善本初者繹思里人彭譽菴妹壻也其父由武舉官守備而本初事文藝隸善化庠名籍甚胸無城府人有過面爭之扶人於危口不市德產於南慷慨悲歌尚有燕趙風繹思好遊歷九疑登滕王閣走山陰道上歲以為常本初連試有司不得志亦下舟淮揚間康熙癸未春有官粵者邏本初幕下本初曰吾有友陳某客永新不相見數載能迂道訪之從公遊其人許之中途易小舟遶道入永新未至誤墮水死時繹思從夏茜氏幕永新意怱怱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獨酌醉則吟摇筆如飛間狂歌拔劍呼故人姓名茜氏莫省其故也本初訃至疾走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得甦有間曰本初為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將從好友地下矣不食卒兩主人各厚殯之買舟送歸長沙人無識不識皆太息云

陳仙掌傳

陳君載華字仙掌又字豫中年二十二中武舉不自喜鍵關益力刻意為詩古文瀟灑不同俗輩文蜀人李雪樵而學益進藻翰為一時文士放浪湖陰嘯傲自得顧性

闊達。輕財如土。家遂落。故人官南陽往依之。復蕭然以歸。貧益甚。乃投帥府。得洞庭標弁。年四十有四矣。余嘗往候。見仙掌七尺昂然。頷下忽生髭數寸。濃繫刀劍束帶。上馬謁大府。既飲。短衣攬山谷間。帶翁三五以還。夜燒燭陪坐。止酒不飲。亦不復論詩文。縱譚天下形勢關隘。西征戎馬事。指畫掌上。對余彎弓。雄傑自喜。余笑語曰。此固吾十年前之仙掌也。曩仙掌屏狹一書生。葛巾綿袍。一卷自隨。不識時事。歲乙酉。余過汾湖。同泛舟菱荷間。舉網得雙鯽。烹以佐酒。酬余不飲。一傾盞數盞。與余各賦詩一首。返棹天微雨。余乘筏。仙掌跣足。買酒枕浩歌。景象依然。而豈馬上之人哉。仙掌亦大笑。俛首不答。後量移千戎。忽忽以死。家薄田數畝如故。終於貧。然其生平絕不一日齟齬自如。世之文人武士。卓然古今者多有。而各專一途。如仙掌者。世人其何以命之與。

夏雲卧傳

夏君光洛。字禹書。號秘菴。年十七為諸生食餼。為文縝密有法度。然未嘗一試鄉闈。好填詞。吐屬入妙。工書飛白。遠近爭購之。初居城。後徙邑九里之河塘。茅屋數椽。號雲卧道人。堂前梅一株。巢其上為坐具。又號梅巢居士。梅巢側闢莽通山為馴閫怪石修篁。杉松綺錯。小逕盤曲而上。翼亭於巔。亭之中。茶鐺木榻。劍匣書籤。俱有致。又

有石磬錚錚然。繇亭角。嶜岑細澗。俯呈於几席之下。雲卧安之。不問世事。天倫中至性過人。侍母疾卧牀下。年餘不解帶。友愛二兄。兄子貧。讓其分宅。年踰三十。僟視一衿。以母卒悲思不已。其長兄先卒。亦痛甚。自是意嘗怱怱不樂。深夜行階除。捫胸長歎。儕衆偕處。獨欷歔於邑。問之終不言。聞戚友不如意事。旁皇傺遼。至泣下沾袖。遇積雪尺餘。服羽士衣冠。帶劍草屩。登山椒狂走數十里。投止埜人家。人以爲僊。夜獨宿亭中。虎繞亭嘯。略無懼色。憤激輒豪吟絶叫。夜半起擊石磬。聲徹里許。知雲卧者高之。不知雲卧者怪之也。暢庵曰。雲卧生平所遇。坎壈不稱意。宜其自處有然。然士遺窮如雲卧不少。且有過之者。雲卧何自苦若是。是其明於憂患者乎。嗚呼。今得志於時。任天下之事。憂當若何哉。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梁份

太行之麓歷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滄海之水自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趨而入海者峙於北海北放若吞吐於山者瀦其南山海之會踞其雄而屹然者為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曰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為蔓草荒郊者其世其年蓋已不可考矣隋置臨渝於西唐為榆關東北古長城燕秦所築距關遠皆不足輕重金之伐遼自取遼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敗石河而失之天之廢興人之成敗而決於山海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決勝於一戰而天下遂定以天下之大而定於一隅荒榛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外曠古以來未有也明正德中守關纔百人今省屯戍用關吏譏行旅出入備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絡繹擾攘無寧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困關內外虔劉靡遺不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天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則天下舉困相為安危一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

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監之所蹤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嘗薄遊塞上徘徊山水間顧未嘗一至山海魯庵張公往往為份言聞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沽往來數是行也某樹某水某邱公益賦詩請解裝以讀公益面命之份所知有更進於今者則雖未嘗遊而玉份於成與秦塞無以異此份之所厚望也

茹公渠記

秦塞之遠出三千里為河西極西地環抱幕東通僅一綫者惟肅州為然關則嘉峪通西域貢道順則以賓來庭逆則以絕交關路用捍全秦而釋西顧憂者亦惟肅州為然肅之為郡既孤懸天末而又繫中外之安危則為之計者必地加闢衆加多而民加衆甲河西五郡使之為樂土以固苞桑而後可余嘗讀禹貢至聲教被流沙西戎即敘歎唐虞治化之遠乃在弱水既西厥土黃壤田上上之後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水在肅東境上然則肅當唐虞之世固已奏成平不自漢武開五郡置酒泉始矣　國家撫馭萬方而肅則自哈喇灰之稱雖休養生聚於今六十年適來增置大鎮而民生起色猶且逡巡甘涼兵備茹公來肅兼理屯田水利甫臨即下教徐勘蹂閱墾夫肅當祁連弱水間廣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澤居其半地狹民稀

而塞雲荒草彌望蕭條者大耕水種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豈非屯田水利之不講則民物不殷阜之過與余嘗問於肅州辛成用曰今之肅何不古若辛生曰祁連雪溶則討來河水可灌廢久跡湮今因故渠而疏鑿之自臨水至雙井東西六十里南北二十里墾地五千畝增國賦利民生闢荒蕪而田上上矣先是吾儕六十四家分地八區倣八卦也八家任一區倣一卦為八又八家同井也與論同而合力為此此吾儕六十四家之幸尤吾肅百年之利也然非渠之先疏不至此而留心民事相原隰授方略非茹公其誰實為之於是命是渠曰茹公渠志不忘也不啻惟是今紅水壩開東洞子渠二十里溉田千畝計皆公躬督率成之以次而及將肅無不治之水則無不耕之地必無不庶之民若夫漢之屯湟中歸美趙充國唐涼州粟麥一縑數十斛史稱郭元振之功以視公今日又何不古若之有余曰有是哉用是賓於籌上則中外治平可立效區區秦中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又何足云用次生言以為之記公諱儀鳳字子庭宛平人

鄒節婦傳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京口枕大江山區水聚會太平極盛時人文蔚起節婦生更代先六載父凡登有聲海內鄒李一世而特愛節婦節婦天資穎慧特

頎異。稍稍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耶。凡刺繡織紉。見無不能。若所素習者。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晰大義。時時為家人講說。神解若天縱。是時年十七。歸邑子鄒燾。燾父李淑。念燾素尪羸。好學窮日夜不寐。往往恙之。比合巹。益讀書不輟。疾復作。節婦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經年。燾竟死。節婦痛哭欲殉。婢覺。以告翁姑。防特嚴。志不得遂。即絕不飲食。家人進糜粥。即屏去號踊寖畏次。母亟往省視。姑具以告。於是母氏曹、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耶。語未既。兩老人同哭。舉室闔者皆哭。當是時。節婦絕復息。聞母同姑疾聲哭。瞑復視。母同姑更語曰。侍我兩老人死。汝行汝志未晚也。節婦乃頷。會守益密。不得殉。強起。旦夕臨。哀號失聲。鄰人聞哽咽聲涕輒下。母欲且歸甯。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母頷之。於是盡撤珠瑱縞衣蔬食。和柔聲色以承順翁姑。翁姑忘失其子也。以是閭里益知其賢。賢者爭效慕之以成俗。服闋。同里有問於鄰嫗者。嫗曰。我固微敝之。曰。守志良苦。曰。此定命矣。若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在家之貧富耶。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耶。有子則守。是守于非守志也。於志何有。語既。忽怫然曰。我與若鄰也。宜知我。若所言云何。污我耳。禽獸含靈。從一而已。更二庭之婦。為禽獸羞。若所言云何。去。毋復我

見。問者張其口不能開。尼有款門請謁。指柱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剔髮。無益也。曰。未亡人不舉酒肉。為吾夫非為佛也。尼朠拜反走。於是時年纔二十。姑與母謀置嗣以成其志。會族子鵩生。立之。甫彌月。襁餔哺乳。保愛甚於出腹。念翁姑老。子幼。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精纖微。無以為生計。初學繪事於兄。工特甚。乃布繡紋點絢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是持鍼綫往往達旦。睫不交。倦不自支。鐙火燎稚髮。稍覺。僅僅拂去。紉繡如初。會歲儉。自食雜糠籺。舉精糳奉姑。餘以飯兒。曰。就學舍固不可飢也。兒偶違命。輒自怨艾。淚淫淫下。里嫗曰。與為慈母。何如嚴父。曰。非不知慈且害之也。之子後者也。易失於嚴。不忍也。里有新寡。日詬誶其伯氏。節婦問何故。曰。伯惟撫兒。粗自便其私耳。曰。汝子伯之諸子也。伯庇諸子日方長。粗幾何。而傷世父心。不可。且子幼。必假手他人。利他人與利伯氏孰善。自是不復聞惡聲。廡下有悍逆婦。姑躬炊奉湯沐。惟謹。小不愜意。婦吼聲不少止。居有頃。習知節婦孝其姑也。愀然曰。我罪上通天矣。節婦數十年寡居。其嘉言善行足以感人心而止風俗多類此。姑一日病。醫弗效。剮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氏范從締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嘆起。熟視痕。且有兩。蓋在室為母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為女為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

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今年己卯節婦一周甲子而顛毛盡白老於兩老人云

贊曰余遊瀟湘間鬱鬱久邂逅文吳西澤雅相善朝夕過從具得節婦生平事西澤蓋節婦兄其言之詳也固宜天之生人衆矣婦人之性陰柔不剛與物而遷其非人道之常者何限不幸而失所天能守禮義寡儷以終身足表見於一時戛戛乎難之況貧而養其親死而為立其後百折艱難以興衰繼絕此託孤寄命不少概見之君子而得之深閨少艾之中其所遭雖不倫而勁節高風與世之幸而與匹偕老飲食男女遂其燕婉之私不幸而天闕良人屹然自立於人紀淪亡之日其得失難易相去之遠必有能知之者自古志士仁人存天地之正氣不過盡人道所當然不自欺其志而名或湮沒不傳或爛然天壤法天下垂後世立懦廉頑其初念皆不及此此其為難能矣荀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陳亮曰五十年間無一豪傑若節婦者豈其人哉豈其人哉

路東山遺詩序　　康乃心

路君東山七年前留一臘青門旅次爾時年已六十餘矣鬚髮皓然譚論砢砢如洪鐘與余言詩僑台僧舍晨夕互為過從相得極歡李子章木亦時時在座蓋兩君皆教授會城慨歎無聊不平之氣時或見於篇什然章木尚潦倒諸生為干祿之學東山且落拓老矣生平績學苦吟上下古今自為一家閭誦其所作有風霜金石之聲而又負英雄略善譚兵往仗劍走朔方勇略公一見傾心延入幕府為上賓未幾別去家酷貧淪落不偶人知人亦竟無有知之都比余再走金臺則東山已溘然物化矣余友李子天生窮年著書與東山居比鄰相善也哀其老而以貧賤死撈其笥得遺詩數首讀而太息曰此庶不朽吾良友矣將授諸梓人以廣其傳而天生又不幸死會章木自青門歸弔於其家悲舊遊之不再哀大雅之無徵遂與其從兄叔清計之叔清愴然曰此吾叔父志也善為先生謀身後者其在斯乎遂相與較錄而刻焉適東山嗣君慎過我山堂因遂得讀東山此詩長吟短歎一如坐東山於長安市上而聽其笑語而上下其議論也嗟夫士貧奚足病老奚足悲惟貧而喪氣老而無能為可病而可悲耳東山以英達之姿堅處士之節困約終身不厭而殘編蠹簡彳亍荒山老塢寒煙落照間豈其憤世嫉俗意有所託如伯鸞孺仲之流耶今遺詩寥寥止

數首平淋滿纖鍊音節之雅幾近中唐所恨隋台高唱猶隱隱在胸次間而剗草無存可知其放失尚多矣然則以先生之窮老而死與世之富兒車馬綺紈誇燿於婦人孺子顧盼自雄而目不識丁者試一連類比之其相去為何如也余嘗謂世道江河日下今日匡時要務非如晦庵所云罷科舉返本復始決不能為國家得真才收實用蓋非妄語亦非激語也不然世之賢人君子砥德礪行通經學古身湮沒而名不彰漫焉澌焉如東山天生其人抑亦何可勝道哉

重修蘇子卿祠記

古今來忠孝節烈事足以感人心而動裔夏者雖其人既往而懷古興思猶使百世以後誌其都邑居處山川草木雲物泉石惝怳於風煙黯澹之餘如或見也而況其在衣冠劍佩為陵墓之所存者乎韓古夏陽地邑西北五里許高原斷續有漢典屬國蘇公子卿墓稱蘇山焉墓左有廟所司歲時修祀所以愉神明崇古蹟也顧日久而址雀鼠不庇經數十年無有起而更新者安邑康明府韞圃公治韓四載閒與賓客遊謁其上瞻仰大節觀茲廢墜捐俸搆材謀所以修之遂詳讀故碣知墓在昔湮沒為牧豎所踐見斷石出土中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柏成林枝柯皆南向往時莘陽左公令此邦修治之自為記且弔以詩蓋忠孝仁義之氣相感者深也今明

府述往思來有事於此可不謂深觀化源識當務之急而得風教之本乎有莘氏曰嗟夫未易一二言矣世代茫茫河流萬古由西漢以還生斯里客斯邦車塵馬跡所謂五陵三輔將相王侯富貴顯赫者何可勝數不旋踵而零露寒蟬殘岡斷隴使行人俯而過之不欲一盼獨茲蘇山抔土雖田夫野女無不以手加額愛戴瞻依寒食拜埽如其私親者然風雨晦明與太史司馬公高冢南北相望豈非十九年之浩氣孤忠貫金石陵星嶽振萬古而長存者哉或曰子卿京兆武功人此不宜有墓然昔賢高視達觀以六合為一家卒葬不必其土如有虞之在九疑夏后之在會稽董仲舒之在杜陵杜甫之在耒陽蘇軾之在郟城累累而是況龍門內史名地實漢家畿輔邑也歿而瘞焉亦故鄉耳奚為而疑諸若然則河梁之詩麒麟之畫上下千古實在斯矣明府名行僴字鍔霜號韜圃甲戌進士晉安邑世家其在韓也捌司馬太史之冢新少傅香山之祠重建圓覺禪院之浮圖特起龍石左公之書院暨今蘇山一舉殆庶幾於古良吏之遺風矣

重修董子墓祠記

昔者堯舜文武周公往而道在孔子孔子沒而異端興斯文絕續之會必有一人焉起而紹述之如陰陽晝夜寒暑短長互為消長所云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為往聖

遠絕學。萬世開太平者。蓋剝極而復。剝之終即復之始。而待後守先。聲修人紀。每於世遠年湮。禮崩樂壞之日。一起文明之運。是殆有天焉。豈人力之所能勉而致乎。若漢之董子仲舒。鄭公康成。隋之王氏仲淹。唐之韓子昌黎。宋之周子濂溪。張子橫渠。程子明道伊川。朱子元晦。元之許公魯齋。皆其人也。而吾嘗推論其源流難易。則惟董子之於吾道。其功為尤鉅云。當周之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闢而除之。及夫暴秦崛起。殘虐生民。廢先王之法。用治獄之吏。焚燒詩書。天下蕩然不復知仁義之說。六藝之文。斯道不絕。蓋如綫也。夫子獨尊孔氏。下帷誦說。治春秋。成一家之言。跡其當漢之隆。遭遇孝武。表彰六經。不遺餘力。以故天人有策。名田有疏。災異有對。一皆推本經術。以王道匡君國。雖歷相驕王。不足以竟其所用。然而兩京以還。稱醇儒者。必以江都為第一。今繁露之書。猶未散亡。可攷也。故長安城東南二十里。尚有墓曰下馬陵。蓋武帝幸芙蓉苑。嘗於此下馬。馬光祿詩所稱芙蓉苑外深埋玉。一代醇儒是此人者。即其地也。下馬又名蝦蟆。見於唐詩者不一。訛語也。墓前舊有祠。在人家聚集中。地稍卑。幾致蕪沒。朝廷崇儒重道。表彰先賢。此祠亦屢經修葺。未久就圮。今歲甯明府董公來治斯邑。下車不移時。治春秋修祀事。覩其剝狀。慨然曰。夫子明聖學。正人倫。著書立說。為尼山氏功臣。其於吾道。若星嶽然。而祠墓一區。尋存我

邦者乃聽其迷漫榛莽乎遂下令新之以城以築煥然改觀夫而後登其堂拜其墓者不至興茂草之感也河山子曰余嘗如西京游茂陵躡終南太乙之巔登唐慈恩寺浮圖望咸陽鴻固諸原荒冢累累不知何世何人夫自秦漢隋唐以來陵谷變遷倏若朝暮卑者無論其間之身都將相赫赫奕奕在人耳目者亦復何限而身後一坏零落於寒煙蔓草為樵夫牧豎所上下而嬉游真不可以勝紀也惟此一邱經歷千載春秋俎豆久而益新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是之謂不朽然則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守先聖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紹姬孔而啟濂洛與天地生民相為終始秦漢以來夫子一人而已他如富貴名磨滅奚足道哉奚足道哉明府為政事治民安能及於此是蓋知所以表率以化為先者亦豈其董裔耶且新工部之祠表東陵之蹟信乎其能行古之道也會夫子裔孫廷獻將刻石以記而徵說於余遂為述之如此明府名宏彪字明遠壬子科舉人家山西之萬泉并書以告來者

雷園記

雷園者宋尚書職方員外郎太簡雷公歌詠讀書之所也公字太簡諱簡夫馮翊郃陽人父孝先曾祖德驤即劾趙韓王普者蓋公家三世官耀云始太簡隨父之郡日有園居詩二十二首景祐閒通判張逵為刻石郡壁太簡後復自為州吏目史稱其

少不樂仕進以祁公杜衍薦屢為大郡官耀時治白渠先是歲役六縣四十日稍木數百萬水竟不足公役止三十日稍木減三之二而水有餘及守雅州討彭蠻之亂拓地五百餘里蘇氏父子久未知名洵攜軾轍來謁公大奇之語於張方平又薦之韓富歐陽諸公昌言於朝眉山由是著聲得舉制科老泉始欲行納拜禮以師事之今嘉祐集中與太簡書蓋顯達以後言耳而此園固其侍親燕居優游嘯傲舊所託跡者也園大幾十畝在刺史堂西坦夷閒曠偃其中可以望遠南嶺東山城頭出沒暮雨朝煙如鬟如黛太守穆庵李公游而快意焉為葺舍宇作公書院暇日與賓客宴坐其中彈琴讀史相與為樂已而太息曰天下事其為廢興顯晦者可勝道哉雷公忠孝文武為時名臣顧去今未幾其所為亭臺池榭見諸歌詠者已迷沒於寒煙蔓草之中不可復問即官於茲土亦多驛舍睬之無從知為誰氏故園迄今遂廢為菜圃人生百年前不見昔人後不見來者今古茫茫能無悲歎於斯乎客曰盛衰者時也感人者德也不朽者名也宋去今幾百載矣世運消沈人物代謝郡當孔道其為治亂興亡兵火沿革頹垣敗瓦出於夕陽榛莽間者不知幾世幾人而此園片土依稀如故則其所以長存固不在竹塢石徑高柳長楸之末矣太史公曰富貴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將無近是耶不然秦州自昔繁華五陵三輔所

云北堂南陌燕遊歌舞之盛。煊赫一時。亦復何限。而戚里侯門。曾無纖毫之足述。則圖在今日。正未為不幸也。太守耆曰。信哉言也。吾過矣。吾過矣。遂相與賦詩。言懷適

朱王孫二玉來自青門。為圖以傳好事。而余為誌其大概如此

孫將軍傳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居王谷口。齠齔讀書城內府君祠。晨起赴館至東門。遇一相士。見而奇之曰。鐵面劍眉。他日必握兵權。長而家酷貧。厭書務農。然多智謀。膂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游。嘗飲於市。酣醉兀兀。輒撫膺奮歎曰。不埽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為狂。時流寇猖獗中原。九重之上。晨夜焦勞。命將出師旋撲旋熾。將軍遂仗劍入行伍。為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宜君之戰以單騎擒賊首點鐙子。不沾泥。斬獲甚衆。授守備。又與闖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敗。棄馬入溝中。公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為之氣奪。授參將。轉陞護藩練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號翻山鷂。雄勇有才略。為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單騎入傑營。說降之。傑感將軍恩。為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報朝廷。終身不敢貳。後封興平伯。皆將軍力也。當是時。流寇遍河洛。羽書紛馳。王命或梗隔不行。秦藩微弱。官吏疲苶。至有過王門不

下馬者將軍嚴守樂法行不避權貴境內肅然孫制府白谷去討李自成於河南會久雨糧絕師潰潼關失守賊蟻至外竭內空勢不能支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孫軍退守興安之五郎斬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督義旗募兵約總兵賀真為恢復計遠邇響應會我 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悲其志節慮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刃李賊抱志不出慷慨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為土人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遍體創瘢幾無完膚人為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為人嚴重雄威而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虎兕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竈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之死力廣西提督吉公孫署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湖廣提督胡傻子瓊州總兵高進庫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功名起者蓋不可勝紀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

論曰吾為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記流寇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缺也將軍事今關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似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山孫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五百海島者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

路節婦党氏傳

節婦党氏關中郃陽人也世家城南莊頭邨曾祖時元明歲貢祖攝邑諸生父焞萬歷壬午舉人仕懷仁令以清節著節婦生而端介通孝經論語工楷書及笄適澄城湖南別駕一元路公從廣次子世榮未幾榮以疾不起時節婦年十九痛哭不食以死自誓孀居凡七十二年年九十一以壽終其歿也家人發遺篋止孝經列女傳數冊及其翁一元先生自任所寄手蹟皆勉以守節事諄諄至不忍讀云節婦生萬歷甲申卒康熙甲寅守義之年為壬寅子女無一也康乃心曰余邑蓋古有莘也聖母之故里在焉致於詩稱大邦有子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及劉向諸書所載湯妃禹母皆有莘氏女故自三代而降如漢之任季兒明之李生光被妻秦任朝宣妻魏以及近代之史生記書節婦雷趙臣兒妻節女王田光祿妻秦何烈烈也豈聖母遺墟風化固殊耶路節婦之死余適在滋至往弔之荒邨窮鄉棺停破甑寄中雪積成尺一燈明滅如縷哀動鄰里余徘徊瞻次者久之曰為人當如是是亦女中之海忠介也然余聞忠介之歿吳人朱良佑哭以詩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之句至今為人豔稱茲觀節婦之靈並菜羹亦無矣太史公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節婦當孀居時年方少使或見義不明稍易拄輙安必其寥落荒

涼至生無以為生而死無以為死也節婦年踰耄而婉雅嚴正余猶及見之蓋余畢路為節婦從孫故知之頗悉云嗚呼難哉

李向若墓誌銘

歲丙辰故孝廉李向若先生以疾終於家越八月季冬將歸幽里先生之弟雄飛攜所為狀一帙策蹇過訪曰吾兄作古有日今且襄大事謀元石焉願子一言以誌僕小子再拜伏辭謂先生曠代高賢異時史氏將有特書蓋棺之論非海內名公如道隱豈山蘇門二曲輩不足以彰有道示來茲小子末學後進雖獲侍琴尊而卑微陋劣昧焉聞之是為先儒增辱也固辭不可徘徊累月竟弗獲已遂奮筆而為之記

公諱灝字向若一字建瓴關中郃陽人也世居邑城東黃河大岸之坂頭村吾邑自三代以還為有莘國漢置郃陽封城皆瀕河後始移今治聞其先蓋城南廓人也今城村李姓者稱同祖歲時且拜埽云曾祖父尚賢力勤稼穡起家河南盧氏山中祖父福長父時顯皆忠正長者先生幼警敏讀書不尋常日盡數千言時望革車公以憲副按轄負巨名號關西夫子先生每從之學為制舉義雄古奇崛純以秦漢行之年二十即入庠越六歲而食餼累冠諸生名馳三輔督學使者賈公校秦士奇其文拔置第一歎曰闕生文令人振懾但恐子才大地氣不堪任耳其見器如此癸酉登

賢書戊辰兩上公車時國家多故王事孔棘先生感慨賦詩和旅壁中韻有浴日壯懷擁帝閽騰雲客淚點征衣癸未逆闖入關僭據西京徵兵調賦所在騷然及甲申三月賊臣誤國神京失守烈皇帝身殉社稷先生一聞十九日之變即伏首北向號哭不食且與己卯孝廉呂公得璜慷慨流涕誓同死王事會呂以嚴慈之命不得以身許國而先生太公亦為之垂泣勉慰計無復之遂棄家東渡終以路梗不克北上至甬北寺牢騷放廢遂披剃為僧所寄書有風波自險吾心自平之語太公持而痛之

廉使招歸

皇清革命

聖主當陽窮闡幽微徵天下巖穴有道以備側席先生堅抱盤石數以疾辭不應時偕同志孝廉管布聲呂公兄弟元佐仲佐往來太華賦詩招隱或累歲不知所向或竟着黃冠披緇衣哭歌山林行乞都市人之見者以為此必李子向若跡之即去已而訪之果先生也自是飄泊抑鬱多寄跡於僧房梵宇山巔水涯間又自結茆菴於河滸雖兒童父老歡笑終日時而採藥負薪行吟道旁若不知有人世者性至孝承志色養終身不怠妣雷以疾暴卒先生適他出聞喪而奔一慟幾絕哀毀骨立父或稍有憂色率諸弟姪斑斕戲舞務得其歡心而止兄弟之間自相師友至白首無間

害家居三十年。與物無求。與世無爭。不激不隨。無諂無驕。性簡易。接物坦易。略無崖岸。然極狷介。非其人不友。絕跡公庭。至長吏求一見不得。妻子衽褐。終歲屢空。晏如也。鄉鄰小有鼠雀。必為之反覆感諭。令其自已。又好以為善陰德事勸人。語意誠切。被其溫音。頑夫無不爽然。好讀書。博極秘緯。而一本於忠孝之旨。聽其言。塵土俱盡。無一漫語。為文振筆直下。海立山奔。雄逸不可迫視。詩歌磊落震爽。如萬斛珠璣湧地而出。崆峒瀞西之流也。顧以性不近名。所存無幾。散亡者多矣。惜夫。惜夫。先生少有奇節。迥絕塵俗。一日遊華山。至極峯下。方移目。忽有異物飛至。與談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近道者。理或然也。晚於城南乳羅山下。金水谿中。穿石鑿谷。得田數十畝。築舍其間。名小桃花源。將遂家焉。未幾而卒。卒之日。鄉之老少男女無不流涕者。嗟夫。先生以不世之才。抱匡時之略。意當如干將莫邪。所向無前。而遭值運會。長褱夫以歿世。至當 新朝鼎定。不次求人。一時受爵王廷。秉圭服紫者。率皆隸會風雲。以就功名。概託之管大夫魏文貞。忍小圖大。英雄屈己之例。庸庸靦面相視為常。先生一鄉薦孝廉耳。無官守言責。誓不可逃之義。而乃求死不已。求死不已。至於奮激。奮激不已。遂至於遺落。然則如先生者。固世所謂大愚矣。夫人情雖不愛顧榮念妻子。至於綱常名教之大。居平坐論。或以慷慨指數自許樹立。及夫情隨事遷。

蓋未有不喪其懷來者。何先生之獨巋巋也。先生以古今為旦暮。以軒冕為泥塗。以富貴窮通生死禍福為春夏秋冬。即其數十年中。蓋已不易不成不降不辱。龍德遯世。自命千古矣。然則神州沈波之感。青山舊國之思。惝怳徊徘。又未嘗不三致意焉。嗚呼。昔宋室遺民。憫中都之淪亡。至於樹冬青。哭西臺。雨雪空山。往往有之。靖難之後。葉御史希舟江上。痛哭讀騷。自號雪庵和尚。今其書俱在。以先生觀之。乃知古今未始不相同也。往雲中郭匡廬先生。來署郃邑。最心折先生。而與之遊。稱為近古大隱。豈無謂哉。兄弟五人。濰以明經仕興安訓導。遴甯遠學正。瀕庠生。濂庠生食廩。少洋先生行二。元配王。繼配王趙王。男三。維極。維相。維楷。女二。孫男四。熠。焴。炘。炶。孫女一。先生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九月二十九日。卒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壽七十有六。以是歲十二月十三日葬於村西北黃河岸上二里之高原。東望首陽。從其志也。是宜銘。銘曰。

有美一人兮。大河其旁。在渭之涘兮。在洽之陽。雲漢為胸兮。氣吐琳瑯。筆撼五岳兮。賦奪天章。乾坤易位兮。血戰元黃。龍去鼎湖兮。日月晦光。忠孝兩窮兮。永夜傍徨。行吟澤畔兮。披髮成狂。採芝深谷兮。維荔為裳。商華遠遁兮。希皓相將。鳳德九輝兮。千仞翱翔。下睇浮空兮。足亂蒼茫。黃沚蒹葭兮。白露為霜。溯洄從之兮。道阻且長。天喪

斯文兮星附箕芒不遺一老兮顧我木梁掩袂流涕兮風凄雨凉孫山鶴去兮彭澤菊荒不封不樹兮中野云藏更萬古而千秋兮歷沒世以不忘

春秋論

張遠

春秋之不明。議論害之也。議論之紛淆。褒貶害之也。褒貶之說。出於三傳。公穀之刻深附會。大略相似。而公羊為尤甚。即其黜周王魯之一言。已為背謬之至極。他可無說已。左氏最後出。而最為有據。其敘事詳悉博贍。不可謂無功於春秋。獨其議論褒貶。無以異於公穀。而說者方以左氏為左邱明。且親傳於夫子。左氏之非邱明。不待辯而知之。夫子所謂左邱明恥之。予亦恥之者。正如竊比老彭之意。左氏若為邱明。且授經於夫子。必其議論正大無疵。智過游夏矣。今觀其書。即其周鄭交質一事。乃託君子而斷之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夫周君鄭臣也。夫子作春秋。所以尊周室。正名分。左氏不責其質子之非。而責其信不由衷。此戰國魯仲連不道之言。反出於親授經者之口哉。中有所謂孔子曰者。一皆出於假託之辭。如宣孟之忠也之類。左氏之非邱明。不待啖助趙匡暨鄭樵之辨而可知也。嗣後說春秋者。無慮數十家。紛紛論議。大抵不出褒貶之說。愈嚴愈密。愈刻愈深。使吾夫子如風霜刻戮。如司空城旦焉。近世所共宗者。莫過胡氏。胡氏之學術。未嘗不正。議論未嘗不嚴。要之與夫子作春秋之意。全無相涉。則亦未免習褒貶之舊聞。而未嘗以春秋還春秋也。何以言之。春秋魯史也。列國皆有史。作史有史法。如趙盾弒其君之類。況乎魯為守禮之國。其

史比諸國尤良。觀韓宣子周禮盡在魯之言可知矣。故於列國之事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其詞本告文。史不增損。夫子不敢不因焉。其名氏爵里日月卒葬。則史有詳略。文有體例。舊史如是。夫子不得而易之也。若曰不本告文。非關史法。悉由夫子增損而襃貶之。則列國之衆。二百二十四年之事。奚啻千萬。乃寥寥如此。其中之重且大。若楚子麇卒。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之類。弑君父何等事也。一則實弑而書卒。一則非弑而書弑。佚其弑之賊臣而不討。坐不嘗藥之子為弑父。夫子不若是其混亂淆訛也。且夫子之作春秋。不過列其目。未嘗列其事也。亦寧知有左氏公穀之傳其後者哉。即如此二事者。倘無傳而詳之。則楚子為得正而終。許止以篡而弑。傳千萬世無疑也。不知此特史據其國告文耳。楚以卒告。史以卒書。許以世子之自傷以死也。即以世子之言告。史亦即其所告之言以書。春秋本告文。夫子本春秋。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善乎呂大圭之言曰。諸儒紛紛聚訟。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襃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襃貶。不知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則日。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明矣。又何以書日。公

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又何以書日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也豈歸仲子之賵咺在冢宰不在天王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公有何可褒乎或曰滕侯爵也朝弒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乎或曰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安得為春秋之世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成於月者書月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浚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夫子安得虛增甲子乎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

惡則辨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夫子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為夫子以日月之書不書寄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因

因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因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彝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彊矣始也書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之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彝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彊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諸侯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初非夫子特以是為褒貶也呂氏之論最為有見但彼又以春秋有夫子之特筆其言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夫子削之也晉侯召王而夫子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夫子書

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曰陳黄而曰陳侯之弟黄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于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伐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夫子之特筆夫既有特筆則有筆削有筆削則所可筆者無不筆可削者無不削何所筆所削者特此數條而大有所關者悉仍舊史乎不知史有史法作史有良不良吳楚不書葬史為中國諱之也天王狩於河陽史為天王諱之也衛侯出奔魯此乃林父之告文所以布其君之失德以出奔告故以出奔書也陳侯之弟衛侯之兄者悉據其告文也子糾不書齊小白書齊者史蒙上文曰公伐齊納糾故不再書齊也突不書鄭而忽書鄭者史蒙上文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故不再書鄭也夫春秋嚴嫡庶今以突之簒而一則曰鄭伯再則曰鄭伯獨於忽不得一蒙世子之稱豈聖人之情乎蓋突既歸立而後使告於諸侯正欲泯其世子之稱使己不得以簒着夫子據舊史史據告文則但書之曰鄭忽出奔衛而已其後鄭忽復歸本是世子則鄭人來告仍曰世子此皆告辭非夫子之筆削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王欲成之為夫人所以别於元妃之孟子故有是稱宰非冢宰故稱名經據舊史是非具存不以名稱為褒貶也曰僖公成風者秦交山東諸侯將以圖晉秦無聘問先假歸

襚以通之。史亦據秦人來歸之詞耳。其伐晉而書衛人。則本於晉人之告文。其立王
子朝而書尹氏。則本乎尹氏以立君布告諸侯。故史即據其告文而書之。凡此皆非
夫子之特筆也。善乎劉永之之言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
明王者之法。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蹟也。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其不
幸而不得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閒。則猶夫人
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
君僭室之朝。私損益其國之信史。以明王法彰亂逆可乎。夫今之與古。其理弗異。設
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
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夫子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
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
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史。其立辭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
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
良也。而況乎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
比事。可以為訓。亦莫過於魯史。是以夫子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寄其傷周之志焉。
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

曰知我在是罪我在是亦夫子之謙辭云爾夫豈曰改周制寄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哉謂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因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說者謂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若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此實史筆之實錄而其紀載之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為一事則同書離而為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紀實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此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

暨齊平。皆是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如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文以前君行八九。書至七十。文以後公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凡此者皆是也。愚按劉氏之言。最為確當。誠可破千年之混淆。得春秋之指者也。而說者猶以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為言。不知此乃出於司馬遷之臆說。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學者不信孟子。而信司馬氏耶。蓋春秋為夫子末年之書。感亂臣賊子之紛紜。傷周室之凌夷。而哀吾道之不可行也。故取魯史之舊文。託始於隱公而終之以獲麟。若曰。此我魯賢君而弑於賊臣也。使人知春秋為臣子弑君父而作。故始之。若曰。吾道之終窮也。故終之。使天下後世知有史書之重。而亂賊之不可逃也。故春秋成而亂賊懼。不然。則與晉乘楚檮杌同於泯滅而無聞矣。此則夫子作春秋之意也。是以獲麟之後。所紀二年之事。其中書法無以異於獲麟之前。此又夫子未嘗筆削之明驗也。近世有嚴啟隆者。其所輯春秋。皆不本程朱舊習。甚有可概。但多以己見與左氏角。夫左氏未嘗無差失。然以數千年之後。必以某事為某事以爭之。則鑿矣。去聖久遠。經學支離。淺見寡聞。敢議先哲。亦曰折中先輩。當仁不讓而已。後之君子。必以獲

貶論春秋焉則斷爛朝報之譏雖百喙何說哉

破山集序

有示予破山集者其詩恬適雍容多達生之言予訪之讀書僧舍入門聞然繼聞琴聲披帷而入相與談詩煮茗焚香一彈再鼓而罷以為直詩人也一日者羅浮鐵橋道人訪予旅次破山適在座道人談劍術錚錚風動氣蓋一世破山從容論鎗法稍一舉手便有兔起鶻落之勢道人大加歎賞相與結交而去始知破山於武事無不精絕嘗於歲暮渡江遇盜十許人舟小如葉了無他客盜意吞之破山舉竹篙連溺數人盜驚愕而走又長於鉛彈能以小石擊飛鳥五十步內無不引手中者嗚呼予行天下訪異人交破山久乃直以詩人目之然則世何嘗無奇士在求者何如耳求之非其人與非其道其奇不可見也彼奇士者自負其奇甯伏處草野困頓饑寒老死則老死耳決不肯輕出求售為不知者屈世之求士者苟非其人與非其道雖日從之遊而不知也況其遠者乎破山一名白也號破樵山人因以名其集予恐世之人徒以詩人目之也為極言其材之可用如此破山世家子始富今貧美鬚眉白皙年乃三十餘也

周青士詩序

予浪迹四方交遊多丈人行一時之遺民故老高人逸士雖未識面亦未有不知其姓氏者客吳以來即知有周青士每往返鴛鴦湖憩梅李詢青士於友人友人云青士多村居或宿僧廬或山莊蝸舍與諸酒人作歌詩相娛狎城市中不數數到也予聞言太息久之作望岫息心之想丁卯春予旅食京師偶造友人廬觀壁間有青士詩竊疑青士詩何以至京師既而笑曰吾以衣食計降志黴逐於風沙馬矢中宜也此中豈有周青士哉一日者梁溪顧君偕一長者謁予通姓名果青士也蹶然驚喜因道疇昔通款曲且述其所以至止之由蓋青士亦以衣食計應某太僕之招客京師者幾二年都中公卿爭取重之而青士落落如故志固未嘗降也自是乃數數過余出其詩數十卷命程其甲乙且屬序之余重長者言不敢辭不敏遂受以卒業焉青士詩不規模一家言出入唐宋間置之於宋遺民謝皋羽林景曦中殊無多讓然以衣食故不能如皋羽景曦之介於石為可憫也予亦倦遊青士且歸矣予先出都青士來謁別期以秋杪相見於五湖鴛水中把酒持螯一洗長安馬首之塵述歸遲青士久不至挐舟鴛湖訪之始知青士歸於中途死矣是尤可憫也嗟乎青士素高潔絕無流俗奔馳之想不過以八口計乃以遲暮之年一到京都而竟以道死後之讀其詩者亦論其世憐其志可也青士歿十有餘年詩藏於家謀於其友之素好者鏤

版以行之因敘曩日交契之由以卒所請余亦窮髮種種矣饑來驅人税駕無期序
青士詩不覺梅卷者久之

余生生詩序

存亡興替之際時移事遷必有志節之士留連慷慨不能已已此黍離之章麥秀採
薇之作所由起也嘗之兩生漢之龔勝晉之陶潛宋之鄭所南彼所謂確乎不拔匹
夫不可奪志者歟後之論世者未嘗不高其行誼未有少其所為者蓋以維持世道
扶植綱常固興時之所不廢也青神余生生先生名本肅敏公之耳孫少有雋才為
南京博士弟子員遭流寇之亂流離播遷逮鼎革後遂流寓於維揚姑蘇閉關絕人
事其牢落骯髒邑鬱離憂之況一一託之於詩慕陶潛之為人故其詩多五言古體常
寄食僧寮所與遊皆幽人逸士有故人持百金為壽者悉付之酒家日邀客飲其中
酒家告金盡則已不計也嘗過友人家有持趙子昂像求售者指而痛詈且舉手裂
之爲座客皆駭而先生以為固然其高致有如此者嘗與閩人余不遠吳人汪秋原
及余善年八十二以疾終於維揚僧舍疾革時貽書與秋原訣且以其所著詩囑秋
原屬余敘以余年未老先生無子故也嗟乎予與先生交幾二十年嘗親其風度聆
其謦欬今一旦溘然而海內之故老亦淪亡殆盡所賴者殘篇遺草尚可以長留天

壞。儻亦湮沒無存。俾志節之士。等於寒煙蔓草間。然漸滅不尤可慨耶。時不遠已殁。獨秋原在老矣。因與校其遺稾。存十之五六。彙為一帙。醵金刻之。距先生之殁九年矣。不遠將樂人。八十餘卒。無子。秋原休甯人。七十餘亦無子。皆能詩。余閩人。張遠也

黃巖觀瀑記

予淹星渚凡七閱月。聞黃巖望瀑之奇。每欲往而中止。旱久而泉縮故也。茲春忽雨經兩晝夜。登樓遠望。勃勃如狂。於是遊始決。是日也天微陰。尚有以雨為言者。予不聽。出小西門。緣湖行。至章水橋。望文殊墖如明星。瀑如玉尺。介積翠間。蜿蜒而動。且仰且行。觸石幾仆。不五里至錦屏鋪。渡澗抵開先寺。伺僧假松枝作杖。從寺前小徑南向。溯溪聲而上。瀑忽隱不見。墖見漸大。路險甚。累足而行。里許。如仰視墖亦不見。見香鑪峯。又里許。有石斜出。可坐數人。少憩石上。墖忽見。彷然一白鶴。引吭而立。過此則徑愈仄。峯愈近。又三四里。夾路皆杜鵑花。爛漫五色。峯墖俱隱。正夷猶倚仗。不覺花塢間飛瀑如練矣。時喜甚。無暇入寺。隨穿花徑登墖。墖峙孤峯下。臨無際。與瀑相對。於是踞坐石上。平臨瀑布。約百餘丈。十有二疊。噴薄淨洌。殊覺動人。獨疑李太白銀河落九天之句。未免太誤耳。徘徊久之。不忍遽去。俄而白雲擁至。羣峯皆失。乃返舊路。逶迤數十步。入黃巖寺。復渡澗抵空生閣。閣居雙劍峯之上。下臨無際。瀑布

之源出焉上人庳照獨居之上人謂余曰吾自西林抵此數年登者惟兩人君其一也不宜遽返因宿閣上談竟夕焉是夜雨如注凌晨開窗萬壑雲埋泉漫山徑余欲借芒鞋踏雲而下上人不可為詩見留須臾忽霽隨同上人再往觀瀑天崩雷殷射以日光結成五彩如虹下飲如龍奮飛千變萬化真天下奇觀始信青蓮之句為不虛相與歎羨欲賦詩而不能也已而日斜林表乃取舊徑返開先納杖山僧而還

陳處士傳

處士名守愚字睿思長樂人克一先生冢孫也少聰穎異於常兒好嬉游不專心於塾塾師切責之終不可馴致一日者忽詣塾取儕輩所為舉業文觀之謂師曰此易易耳焉用學為師即試之輒大驚亟許可然終不屑也嬉游如故既長博學工詩翔高自標置視世俗之士無一當意者與羣少年狎縱酒歌呼使氣罵座人皆目為狂人常登烏石山絕頂仰天大笑墜崖下幾死族戚亦多譏誚之處士自若也狂益甚性至孝幼孤家中落事母備極甘旨年二十餘嬉笑若小兒狀以悅母其事克一公亦如之居母喪哀毀骨立祖歿哭盡哀有哭母哭大父二詩多至百韻讀者皆為感悼又常與羣兒放紙鳶作放鳶詩三十餘首人以方之徐文長云生平寡許可獨與余善余詩文皆能口誦之每聚首必歡笑達旦或談詩書或論時事娓娓有原委余

不見其狂也。庚午秋，余追聞中處士過從尤數，將還吳道至洪江，泣謂余曰：吾與君此別永訣矣。君其為我作傳，死且不朽。余謾應之，竊疑人以處士為狂人，殆不誣耶。未幾，果以其年冬死，年甫四十也。未聞訃時，余夢處士容甚悴，促余傳甚急。既兩月聞其卒，噫，亦異矣。余與處士從袁兄弟也，知之悉，故為之傳。

論曰：孔孟皆惡鄉之愿人，獨有取於不屑之士，良以狂者識高意廣，得聖賢者師之，則可以裁其太過，進於中行，非若無非刺者之見稱於流俗也。若陳子者，豈非通國皆稱狂人哉。余與之處數十年，見其事親孝，識見高，交遊篤，特以縱酒狂歌，不自貴重，所以見嫉於禮法之士夫鄉黨。所亟稱者，不過習舉業工利祿，以徼青紫耳。迹其所為，齷齪趑趄，又出鄉愿者下，其目陳子為狂人宜已。陳子大父克一先生，君子人也。陳子嘗侍側，談經史終日不倦，亦不以陳子為狂人，則是陳子者，殆古狂，非今狂也夫。